

馬克思是撒旦門徒嗎？

又名

黑暗先知馬克思

魏恩波牧師 著

目錄

前言	3
1: 魔鬼的推崇者	5
2: 支持撒旦的眾靈魂	23
3: 當今世界的撒旦與馬克思	61
4: 讀者回應	109
後語	119
簡寫	127
注釋	127

第五版，大字體

前言

這本書起先只是一小束資料，有關馬克思主義和撒旦教會的可能聯繫。

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書。故此我謹慎從事，甚至有些膽怯。

我開始獲得了更多證據。讀者們可以自行辨別。

馬克思主義如今統治人類的三分之一。如果人們曉得，這主義的發起人，正在使用撒旦的力量要統治世界，會不會感到心寒？巫術的目標就是為了使人喪膽。所謂的藝術形式之巫術，也為這目的。

如果有人斷然拒絕我的言論，我並不驚訝。人們的觀念，並不像科技一樣容易改變。觀念，宗教，並各種主義，都不能輕易改變。觀念不像電腦，新版可以馬上取代舊版。就算你給人們新的證據，他們舊有的觀念依然不易改變。好些人的思想之門已經生鏽，不能轉動了。

但我在這裏加上可靠的證據，請你們思考。

共產黨肯定留意這本書。這書已經翻譯為俄文，中文，羅馬尼亞文，德文，斯勒瓦文等，又大量運送入鐵幕。

例如，東柏林報章《*Deutsche Lehrerzeitung*》在標題“馬克思殺手”下，激烈地否定我的這書，稱它為“有史以來，針對馬克思的最偏見，最無恥的作品，叫人憤怒。”

我們能輕易攻破馬克思嗎？這書說的是不是他的致命弱點？如果人們曉得他與撒旦主義的聯繫，就會拋棄馬克思主義嗎？有沒有足夠的人關心？

馬克思主義是現代生活的巨大事實。不論你對它的意見如何，信不信撒旦的存在，也不論你以為撒旦教徒的重要性如何，我只要求你思考，估計，審判這些資料。

我相信這書能幫助你調整自己，應對今日全球每個人都面對的馬克思主義。

理查 魏恩波 上

1: 魔鬼的推崇者

馬克思的基督教作品

馬克思還未出名之前，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今日世界，將近三分一是馬克思主義。連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多人支持馬克思的想法。甚至基督徒，包括一些高層次的牧師神甫，也相信馬克思擁有正確的答案，能解決地上饑餓，無家，和受欺壓的問題；就如耶穌或許有正確的答案，教導人如何到天堂。

許多人說馬克思是充滿人性的。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扶助被剝削的人群。他堅持說，使眾人貧窮的便是資本主義。只要推翻這敗壞的制度，經過一段過渡期（勞動階級獨裁統治）後，就會有新的社會。那時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工作。工廠，農場，都屬於大眾。人人得其所需。沒有國家統治個人，沒有戰爭，革命；只有永遠的，普世性的弟兄情誼。

為了眾人都得到快樂，單單推翻資本主義並不夠。馬克思寫道：

為了人人快樂，就必須排除宗教。宗教是騙子，給人虛假的快樂。為了排除這幻覺，就必須排除製造這幻覺的情況。於是（我們需要）宗教的批判，批判這種虛假。（注1）

馬克思主義者為自己立場的解釋便是：馬克思反對宗教，是因為宗教妨礙了共產黨的理想。共產主義乃是解決世界問題的唯一答案。

也有牧師神甫作同樣的解釋。英國的沃斯牧師（Rev Oestreicher）在他的講道中說：

“不論是什麼形態的共產或社會主義，都是為了叫人擺脫捆綁。在社會的地位上，教會大多數時候都是站在欺壓者的一方。馬克思的理論其實就是歷代眾希伯來先知的做法，就是為了伸張正義，叫四海一家，各人情同手足。這種主義憎惡宗教，因為宗教被利用為工具，製造社會階級，叫貧國的孩童做奴工，好讓英國的主人富有。馬氏在一百年前就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話多麼有勇氣。。。作為基督身體的一個肢體，我們必須認罪，曉得我們對每一個共產黨欠了一大筆債。”（注2）

馬克思主義因為成功（推翻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就給人深刻印象。但成功並不證明什麼。巫醫也常成功。成功“證實”真理，也一樣“證實”謊言。失敗常是無價之寶，因為它給我們打開更深真理的路。於是我們查考馬克思的作品時，不必關心它們是否成功。

馬克思年輕時，曾是基督徒。他最初寫的作品，標題為《忠信門徒與基督的合一》。在其中我們讀到這樣美麗的文字：

“透過基督的愛，我們的心就同時轉向我們的眾弟兄。他們與我們在靈裏聯合，因為基督已經為他們捨命。”

於是馬克思曉得一條道路，可以叫人彼此親愛，就是基督教。

他又繼續寫道：

“與基督合一，給人內裏的提升，叫人在憂愁中得安慰，安靜地信靠，並獲得一顆可以感受到人類關愛的心。這心又能體會一切高貴偉大的事物，不是為了個人的野心與榮譽，卻是在基督裏體會到的。”（注3）

大約同時，馬克思在他的學術論文《一個少年人擇業的考慮》：

宗教教導說，（耶穌）自我犧牲為人類的好處，這話誰能反駁？祂是完全人。如果我們選擇了一個職位，能讓我們最好地能服侍（耶穌），任何重擔就不能壓倒我們，因為這只是為眾人好處而付出的奉獻。（注4）

可是我們也必須留意，當他完成高校時，他的結業論文卻重複了六次“毀滅。”他的同學們沒有一個在那次大考裏使用這字。於是“毀滅”就成了他的別名。他之所以說毀滅，是因為他把人當作“人類垃圾”。他說，“沒有人拜訪我，我倒歡喜。因為目前人人都是混蛋，都是（汗言）。”

可是沒有悔改或背道能把一個人完全改變。有時在一個人改教之後後，他舊有的信仰或不信，會突然闖進他的思緒中，顯示它們還未從記憶中消失，只不過是被壓制到潛意識裏。在馬克思變成一個激進的反教鬥士後，他舊有的基督思想依然多次出現在他的作品中。

例如，在他的《資本論》中，這位成熟的反宗教鬥士卻會突然離題地說，“基督教是最合宜的宗教，尤其是它的後來發展的更正派。”（注5）

馬克思完成高校時，他畢業證書的“宗教知識”一欄下寫著：

“他相當瞭解基督徒的信仰和道德，而且信心穩固。他也曉得相當程度的教會歷史。”（注6）

馬克思的第一篇敵神文章

在馬克思得到畢業證書不久，某些神秘的事物就發生了：他變成極端反宗教。他成了新的馬克思。

他在一篇詩章裏寫道：“我要向至高者報復，那在上統管萬有的”（注7）。意即他相信有一個“在上統管的。”他正在與這統治者爭吵。但那在上的卻沒有欠他什麼。馬克思的家庭相當富裕。他在孩提時代沒有饑饉。他比許多同學更幸福。什麼促使他那麼恨神？

我們不曉得有任何私人的理由。馬克思在說這話時，是不是正在代替某些人說話？我們不曉得。在那種花樣年華，大多數的年青人都在編織美麗的夢，想著要如何為眾人行善，又如何為自己預備一番事業。可是這位少年的馬克思卻在他的詩章《絕望者的感想》裏寫道：

神以命運的鐵叉與咒詛，
把我的一切都奪去了。
祂的世界都過去了，不再能回頭，

我兩手空空，只留下報復！

我要把我的寶座建立在極高之處，
它的峰頂寒冷，凌厲。
它的城牆令人喪膽。
它的軍長是最黑暗的痛苦。

任何人如果用正常的肉眼看它，
必然掉頭，臉色蒼白，啞口無言，
心中發寒，眼睛瞎了，
願他的快樂從此長眠。（注8）

馬克思夢想要毀滅神的世界。他在另一篇詩章寫道：

“那時我就能昂首，
如神一般，誇然行過他們的國家。
我的每一個字都是火焰和行動。
我的胸膛就如同統治者的胸膛。”（注9）

那字“我要把我的寶座建立在極高之處”，又自誇要發出令人喪膽的恐懼與痛苦，使我們想起露西弗的誇口：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把我的寶座建立在神眾星以上”
（以賽亞書 14：13）

也許這不是一項巧合，一度是馬克思密友的巴庫寧 Bakunin 寫道，

一個人必須崇拜馬克思，才能獲得他的愛。一個人至少也必須懼怕他，才能獲得他的容忍。馬克思極其高傲，幾乎是瘋了。（注9a）

撒旦教會與《偶拉尼》Oulanem

馬克思為什麼要得到這樣的寶座？

答案就在一個鮮為人知的話劇中。那是他在求學時代的創作。這話劇稱為《偶拉尼 Oulanem》。要解釋這名稱，必須先做一些解釋。

撒旦教會的其中一種儀式是黑彌撒，就是撒旦祭師們在午夜誦念的。他們把黑蠟燭在倒置在燈架上。祭師穿上裏外翻轉的聖袍。

祭師反讀公禱書，從最後一個詞字讀到最前的。神，耶穌，瑪利亞的名字，是連每個字母也倒置而讀。他們把釘著耶穌的十架雕像倒放，或是踐踏在腳下。他們又把一個赤裸婦人的身體當作祭壇。他們又從教堂偷取一塊已經祝福過的聖餅，寫上撒旦的名字，作為聖餐。他們又在這黑彌撒裏燒掉一本聖經。所有出席的人都許諾要犯下七件致命的罪，仿效天主教聖道班的提防七罪，他們又拒絕任何善行。以後便是濫交。

拜魔鬼是非常古老的。聖經多次談及它，也警戒它。

例如，猶太人雖然受命傳達真宗教，可是他們有時也信心搖動，開始向魔鬼獻祭（申命記 32：17）。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一度任命魔鬼的祭師（歷代記下 11：15）。

原來在好久以前，人們已經相信魔鬼的存在。這魔鬼國度的明顯象徵就是一切邪惡。它的當然結果就是敗壞和瓦

解。過去的大惡行，並今日的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如果沒有魔鬼本身領導，就不可能成功。魔鬼便是那惡首，那秘密的仲介。它聯合各人，控制世界。

這話劇《偶拉尼》Oulanem 便是一個聖名的反讀。它的原名是《以馬內利》 Emmanuel，也就是希伯來文聖經的耶穌之名，意即“神與我們同在。”許多黑巫術的人都以為這種反讀是有效的。

我們只能從馬克思的奇異承認中，曉得那《偶拉尼》話劇的意義。他在一首名叫《扮演者》的詩章裏，承認這個。後來馬克思與他的追隨者們都低調處理這詩章：

地獄的水汽上升，充滿大腦，
直到我發瘋，我的心完全改變，
看到這劍沒有？
黑暗之君
把它賣了給我。
它為我打拍子，給我行動的信號。
於是我更放膽，跳起死亡的舞蹈。（注10）

在撒旦會的高層儀式，參與的人可以買到一把帶有符咒的得勝劍。買劍的人必須簽一個合同，割腕取血，同意在他死後，靈魂歸於撒旦。

為了叫讀者可以瞭解那些詩章的可怕意義，我必須說，在《撒旦的聖經》中，他們讀過了“十字架象徵一個蒼白無能者被掛在木頭上”後，就稱撒旦為“統治大地的黑暗之君，”針對那“伯利恒的永遠腥臭，”“受咒詛的拿撒勒人，”“那無能的王，”“那口啞啞的落難神，”“可憎的偽裝者，”，魔鬼則被稱為“光明之神”，眾天使都

“懼怕戰驚，俯伏在它的面前”並且“把瘟疫一般的基督徒拖去滅亡。”

這裏我引述《偶拉尼》的原文：

他們也是偶拉尼，偶拉尼；
這名字像丁玲地響起來，也像死亡，不斷玓玲，
直到它捲曲而死。
停，我如今得到它了！它從我的靈魂升起
就如空氣一樣清澈，又如我骨頭一樣堅強（注11）

我少年的腕臂有能力
抓住你，壓碎你（他把人性擬人化）
底下的黑暗深淵張開大口，等候我倆。
你先下落，我隨後也狂笑而下
在你的耳邊細語，“降下吧，朋友，
跟我來。”（注12）

馬克思曾在中學時期讀過聖經。他成年後，更相當清楚曉得，聖經說有一位天使將要捆綁魔鬼，拋進無底坑（啟示錄 20：3）。馬克思意圖把全人類，都拖下這個為魔鬼和它使者們預備的坑中。

在那話劇中，是誰正在透過馬克思說話？一個年輕的學生會把全人類進入黑暗中，作為他的人生夢想？（聖經把地獄稱為“外邊的黑暗”）還有，他自己也要狂笑，與那些被他欺哄，不再信神的人一同下墮？除了在撒旦教的最高層次，世上沒有地方會培植這種想法。

在那話劇中，當偶拉尼死亡的時候到了，他的話是：

敗亡，敗亡。我的時候用盡了。
時鐘已經停止，矮人屋已經倒塌了。
不久我就要把永恆擁抱在胸中，
向全人類發出龐大的咒詛。（注13）

馬克思喜歡《浮士德 Faust》裏，米非斯托非勒 (Mephistopheles) 的話：“每一件存在的事物，都值得毀滅。”每一件事物，包括勞動人士和同志們。馬克思在《十八世紀的普魯士人》裏引述這話（注14）。史大林就實行，把自己連同家人也毀了。

《浮士德》一書稱撒旦為否認一切事物的靈。這正是馬克思的態度。他寫及“針對一切存在事物的無情批評”；“挑戰德國的目前狀況”；“不留餘地的批判一切。”他又加上說，“報章的首要任務便是顛覆現有政治系統”（注14a）。

馬克思說他本人是“最痛恨一切積極思想的人。”（注14b）

撒旦教不是物質主義者。它們相信有永生。馬克思藉以說話的角色“偶拉尼”，它從來不質疑永生。它強調永生，但卻是極端憎恨這永生。值得注意的是，對魔鬼而言，永恆就是折磨。它們曾對耶穌說：“時候未到，你就來折磨我們麼？”（馬太 8：29）

馬克思也有同樣的掛慮：

嘿，永恆！她便是我們永遠的憂愁，
一個不能形容，不能測度的死亡，
故意製造為譏刺我們的毒藥，
我們就像時鐘，機械一般地盲目操作；

成了時間與空間的笨蛋之日曆，
沒有目的，只有讓事情發生，然後被毀滅，
只為了有些事物可以毀滅。（注15）

如今我們開始瞭解少年的馬克思發生了什麼事。他有基督徒的信仰，但卻沒有持守。他與父親的書信，證實他當時浪費大量金錢享樂，又不斷地與父母吵架。然後，看來他落在高度機密的撒旦教會中，領受了入會的儀式。撒旦其實透過它的門徒說話。教徒們在放恣情欲中，可以看見撒旦。所以馬克思在他的詩章《絕望者的呼籲》裏說的，其實是撒旦的話：“我要向至高者報復，那在上統管萬有的。”

《偶拉尼》的結尾是：

如果有某種能吞滅（生靈）的大物，
我就要跳進其中，雖然我毀滅了世界 —
世界把我與深淵隔開，
我就要用我耐久的咒詛把它打碎。

我將以膀臂擁抱世界刻薄的現實，
它在我的擁抱中，必然無聲地死去，
然後下沉，直到空無一物，
它滅亡了，不再存在，這便是真的生活。（注16）

馬克思大概是受了馬庫斯 Marquis de Sade 的話影響：

我憎惡大自然。我深願可以切開它的行星，阻礙它的運行，停止眾星的旋轉，推翻漂浮在太空裏的星球，破壞那些造益宇宙的，保護那些傷害它的——就是說，我要用寫作譏刺它。 。 。 或者我們能夠攻擊太陽，叫它從宇宙中消失；或者利用它來燃燒世界。這些才是真罪行。

馬庫斯與馬克思宣傳同樣的主義！

忠實的人，並那些得到神啟示的人，常會著書，為增加同人的知識，鼓勵同胞們的道德，激發宗教的熱情，或至少也給人一些趣味的時刻。

只有魔鬼才會透過它特選的僕人，刻意製造邪惡。

據我所知，馬克思是唯一稱自己作品為“糞便，”“豬書”的著名作家。（注16a）他刻意地給讀者們污穢的東西。難怪他的一些門徒，就如羅馬尼亞和莫三比克的共產黨，強逼囚犯們吃自己的大便，喝自己的尿。（注16b）

在《偶拉尼，》馬克思做魔鬼所作的：他刻意把全人類送去滅亡。

《偶拉尼》可能是世界唯一的話劇，其中的角色們都曉得自己的敗壞，卻又引以為榮，加以慶賀。在這話劇裏，沒有黑白。其中沒有克勞底 Claudius 和歐非利 Ophelia，亞格 Iago 和德斯地摩那 Desdemona。這話劇的每個角色都是黑暗的僕役，全都顯出米菲斯 Mephistopheles 的各種性情。全是撒旦式的，敗壞的，註定滅亡的。

馬克思家庭中的撒旦

當未成熟的天才馬克思寫上述的作品時，他才十八歲。但他生命的旅程卻已經被設立了。他沒說自己有任何服務人群的打算。他只要荒廢世界。他只要為自己建立一個寶座，以人類的戰驚作圍牆。

在這段時期，他和父親的通信，包括一些特別神秘的字眼。這兒子寫道：

簾子垂下了。我的至聖所摧毀了。新神必須進來。（注17）

這些話寫於1837年十一月10日。這是一個曾是基督徒的青年人寫的。他曾宣稱基督在他的心中。如今不再如此。誰是那取代基督的新神？

那父親的回信是：

我約束自己，不強求解釋一件非常神秘的事，雖然這事非常可疑。（注18）

那神秘的事是什麼？直到如今，沒有一個馬克思的傳記作者解釋這些奇異的句子。

在1837年三月2日，馬克思的父親寫給他的兒子說：

我心中的盼望，並不只是希望你有所成就，得以成名，並你在世的日子如意順利。這是我過去長久以來的夢想。但我可以確實對你說，那些盼望就算達到了，也不能使我歡喜。唯一叫我歡喜的是：你的心保持純潔，

充滿人性，沒有魔鬼把你的心與更好的感情分離，那時
我才會快樂。（注19）

什麼使一位父親忽然懼怕魔鬼會影響他的少年兒子？這
孩子一直以來不都是一個基督徒嗎？是不是因為，當他五
十五歲生日時，收到他兒子送來的生日禮物，就是那些詩
章？

這裏是馬克思的詩章“論黑格爾”：

我教導的話語，都混雜成鬼魔似的垃圾堆。
於是，任何人都可以照自己喜歡的去想。（注20）

這裏是另一段關於黑格爾的文字：

因為我發現那最高的，
因為我透過默想，找到那最深的，
我如今偉大如神；
我以黑暗為衣，如祂一般。（注21）

在他的詩章《蒼白的少女，》他寫道：

於是我不得進天堂，
這個我很知道。
我的靈魂，一度忠於神，
如今選定了地獄。（注22）

這裏無須解釋。

馬克思開始時，希望成為一個藝術家。他的詩章和話劇是表示他心中光景的重要線索。但由於沒有文學的價值，無人讚賞。納粹黨的宣傳部長果爾伯 Goebbels，就是因為寫話劇不成功；德國種族主義的主催者羅深伯 Rosenberg，則是哲學失敗；希特勒本人就是由於繪畫和雕刻無成。

希特勒也曾是一個詩人。他大概未曾讀過馬克思的詩章，但二者的共同點卻令人驚異。希特勒的詩章同樣提及撒旦教徒行徑：

在寒冷的夜裏，有時我到
沉靜的花園裏，烏丹橡樹下，
與黑暗的勢力結盟。
月光照亮了樹根符語。
凡照在日光下的，
在魔術的符咒面前就變成渺小。（注23）

在德國的野蠻時代，他們崇拜的主神便是“烏丹 Wotan”。當時他們使用符語，便是樹根。

希特勒不久就放棄寫詩，馬克思也是。馬克思奉撒旦的名，開始革命，報復那個不會賞識他詩章的社會。這是他反叛的其中一個動機。另一個動機可能是因為他身為猶太人，就被人藐視。

在他的父親開始為他擔憂後兩年，就是在1839年，少年的馬克思寫了一本書，《兩種自然哲學的差別，民主派與享樂派》。在該書的前言，他附和亞斯塞勒 Aeschylus 的聲明，“我恨惡一切神”（注24）。他解釋說，他針對的

是一切地上和天上的神，就是一切不承認人類的自覺為至高無上的。

馬克思是一切神的死敵。他已經把自己靈魂為代價，從黑暗之君購買一把劍。他聲稱自己的宗旨便是把全人類帶往深淵，自己也要狂笑而躍下。

馬克思真的能從撒旦買劍？

他的女兒以利諾 Eleanor 說，她幼年時，馬克思告訴她和妹妹們許多故事。她最喜歡聽的是一個有關於漢斯·羅克裏 Hans Rockle。

那些故事好幾個月也說不完，因為很長。漢斯是一個巫師。 。 。 他有一間玩具店，也欠了許多債。雖然他是一個巫師，可是他的經濟卻不好。於是他必須把自己美麗的東西逐漸賣給魔鬼，雖然十分不舍得。 。 。 有些過程非常可怕，叫你的毛孔也會豎立。（注25）

一個正常的爸爸會告訴他的小孩子們那麼可怕的故事嗎？羅拔拜尼 Robert Payne 在他的書《馬克思》（注26）也詳細說及這事，就如以利諾所說的 — 那不快樂的魔術師漢斯把心愛的玩具賣給魔鬼時，總是抱著玩具，直到最後一刻才放手。但因為已經與魔鬼簽了合同，不能逃避。

那傳記作者又說：

這些帶有威脅性的故事很可能是真的。它們就如馬克思的自傳。馬克思看世界，就如魔鬼看世界一般，也帶同魔鬼的惡意。有時他看來曉得自己正在完成邪惡的工作。（注27）

當馬克思寫《偶拉尼》和另一些早期的作品，寫及有關他與魔鬼的盟約時，他沒有想到社會主義。那時他甚至與社會主義為敵。那時他是德國雜誌《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編，那雜誌“完全不承認共產主義，更不要提為那主義宣傳了。。。如果群眾嘗試共產主義，情況開始危急時，只需一位牧師就能化解。。。 ”（注28）

馬克思要把神趕出天堂

後來馬克思遇到黑斯 Moses Hess，那位給他最大影響，帶他擁抱社會主義的關節人物。

黑斯稱馬克思為“我的偶像——馬克思醫生，就是要給中古宗教和政治最後一踢的”（注29）。馬克思的首要目的，是擊毀宗教，不是要建立社會主義。

馬克思當時的另一位朋友喬治朱爾 Georg Jung，在1841年寫道，馬克思肯定要把神趕出天堂，甚至要控告神。馬克思稱基督教為最沒有道德的宗教（注30）。這也難怪，因為馬克思相信古代的基督徒殺人而吃其肉。

那些引導馬克思深入撒旦教的人，就是這樣期望。至於說，馬克思擁有高超的社會理想，為了助人，卻看到宗教為一大障礙，所以才反宗教，完全是荒謬。相反的，馬克思憎恨一切神；憎恨任何有關神的名號。他要把神趕出去。這一切在他未曾擁抱社會主義之前已經定型。社會主義不過是魚餌，為了吸引勞動人士和知識份子。

後來，馬克思為了加強吸引力，就宣稱自己不承認有創造者。他又堅持說，人類自己創造了自己，雖然這種說法極其愚笨。他寫道：

在社會主義的人看來，世界的歷史不過是人類憑著自己的勞作，創造了自己；並非是人類性格的發展。於是人就有一種無可辯駁的證據，顯示他是自我產生的。。。宗教批判的結果便是，人類就是便是人類的神。

既然沒有創造者，就沒有上頭來的誠命；我們也不必向誰交賬。馬克思肯定這個說，“共產黨宣傳的，是完全無道德。”

2: 支持撒旦的眾靈魂

蘇聯人在早期的口號便是，“我們要從地上趕出資本主義者，從天上趕出神”。他們不過是完成了馬克思的夢想。

就如上述說的，巫術常用倒反的名字。馬克思那麼習於反向思想，以致他一生都使用它。他寫了一本《貧乏的哲學》，回應波羅亨 Proudhon 的書《哲學的貧乏》。他也寫道，“我們必須使用武器的批判，而非批判的武器。”

(注31)

還有這些例子：

我們無需在猶太人的宗教裏，找出他們的秘密；倒要在一個真正的猶太人裏頭，找出他宗教的奧秘。（注31a）

馬丁路德破壞了人們對權威的信心，因為他恢復了信心的權威。他把神甫變成普通人，因為他把普通人變為神甫。（注31b）

馬克思在許多地方使用這種方法。他的方式，可以稱為典型撒旦式。

你有沒有詫異馬克思的髮型？在他的時代，人們多留鬍鬚，但不像馬克思的模樣，而且一般人不留長髮。馬克思的打扮，正是約安娜（Joanna Southcott）門徒的樣式。

約安娜是一位巫婦，自稱與鬼魂示羅 Shiloh 有聯繫。
(注32)

奇怪的是，約安娜死了六十年後（約是1874年）：

在查撻地 Chatham 的約安娜信眾有一位新人加入，就是監穆士 (James White)。監穆士曾在印度當兵，他回國後就成了該地區的邪教領袖，發展約安娜的教訓。。。傾向共產主義。(注33)

馬克思不多公開提及宗教，但我們可以從他的同人獲得有關他的觀點。他在第一次國際大會的一個友伴便是巴庫寧 Mikhail Bakunin，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寫道：

惡者便是撒旦針對神聖政權的造反，在這反叛中，我們看到導致一切人類的釋放的良菌，就是革命。社會主義者彼此招呼的口號就是“我們奉著那位被大大開罪者的名。”撒旦是那永遠的反叛者。他是第一個自由思想者，也是世界的釋放者。他使人為自己的無知和馴服感到羞恥；他釋放人類，在人的頭上打一個自由與人權的記號，鼓勵他不服從權威，放膽吃知識的果子。(注34)

巴庫寧不單頌贊露西弗。他也有一個扎實的革命計畫。但這計畫卻不是為了釋放窮人脫離剝削。他寫道：

在這革命中，我們必須挑起人們心中的魔鬼，挑起他們最邪惡的情欲。我們的使命便是毀壞，不是建設。毀滅的欲望便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欲望。(注35)

馬克思和巴庫寧成立了第一次國際大會，推行這詭異的計畫。馬克思與英格爾在《共產黨宣言》裏說，在勞動階級的眼光裏，法律，道德與宗教都是“中產階級的偏見，其中暗藏著中產階級的種種利益。”

巴庫寧透露另一位主要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波羅亨 Proudhon 也“崇拜撒旦”（注36）。那時波羅亨也是馬克思的朋友。黑斯把馬克思介紹給波羅亨。當時波羅亨已經是帶著十九世紀撒旦教約安娜派的髮型。

波羅亨在《貧乏的哲學》一書裏，宣稱神便是不公義的罪魁。

雖然神反對，我們依然抵達知識；雖然他反對，我們依然成立社會。我們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壓倒那神聖者。（注37）

他又宣稱說，

來吧，撒旦，雖然小人與國王多時譏謗你。神是愚蠢膽怯的；又是假善與錯誤的；神又是暴政與貧窮；又是邪惡的。當人類向一個祭壇下拜時，人類就成了國王與祭師的奴隸，註定滅亡。。。我向天舉手發誓說，（真正的）神，你不過是我理性的執行者，我良心的權杖。。。（一般所謂的）神其實是反文明，反自由，反人性的。（注38）

波羅亨宣稱神邪惡，因為祂所造的人是惡的。這種想法不是他自己的首創。撒旦崇拜中的講章也常這樣說。

後來馬克思與波羅亨吵架，就寫了一本書，反對波羅亨的《貧乏的哲學》。但馬克思反對的只是一些經濟理論的細節。他並沒有反對波羅亨魔鬼式的反叛神。

著名的德國詩人海尼 Heinrich Heine 是馬克思第三位密友。他也是一個羨慕撒旦的人。他寫道：

我呼喚魔鬼，他就來了，
他的容貌令我驚訝；
他並不醜陋，也沒有殘缺。
他是一個快樂的，富有吸引力的人。（注39）

“馬克思十分羨慕海尼。。。他們的關係熱切又貼心。”（注39a）

馬克思為什麼心儀海尼？可能是因為以下（海尼寫的）撒旦一般的想法：

我有一個意圖。。。為我家門前的幾棵美麗樹木，如果親愛的神願意給我完全快樂，就會讓我看到我的六七個敵人掛在這些樹上。我充滿憐憫的心，將會在他們死後，饒恕他們過去開罪我的地方。是的，我們必須饒恕敵人，但不是在他們還未上吊之前。

我不喜歡報復。我願意愛我的敵人。但我不能在報復之前就愛他們。只有在報復後，我的心才能敞開。當一個人還沒有報仇之前，苦澀總是留在心頭。

有沒有一個正常人會願意與一個這樣想的人，交為密友？

但馬克思和他的同伴們都這樣想。曾經擔任蘇聯教育部長的魯那查斯基 (Lunatcharski) 是一名最主要的哲學家。他在《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書裏寫道，馬克思切斷與神的一切聯繫，以撒旦取代，帶領勞動階級，向前邁進。

在這裏必須強調，馬克思和他的同僚們，雖然反對神，卻不像現今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常說的，以他為無神論者。馬克思等人在公開場合，果然否認神的存在，但在暗中，卻是恨惡他們相信的神。他們不是挑戰神的存在，而是神的權威。

當1871年巴黎革命爆發時，共和黨員 (Communard) 傅羅仁 Flourens 宣稱，“我們的仇敵乃是神。憎恨神乃是智慧的開端。” (注40)

馬克思大大稱讚巴黎共和黨公開宣佈這宗旨。但這與公平分配糧食給民眾，或與一個更公平的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公平社會是不是一個魚餌？消滅神與神的名號才是真目的？今日我們在阿爾巴尼亞和朝鮮等國已經看到，那兒所有的教堂，回教堂，佛廟都被關閉了。

馬克思的魔式詩篇

在馬克思的詩篇《絕望者的呼籲》和《人類的驕傲》中，一個人最高的呼求是他自己的偉大。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偉大，就註定滅亡，便是宇宙性的災難，但那人的死亡卻像神一樣偉大，眾魔為之哀悼。馬克思的芭蕾舞詩《演員》記錄那歌手投訴說，神即不懂得，也不尊重他的藝術。這是來自地獄的深處，“他的舞蹈叫思想妖化，叫

心著迷，這是死亡之舞”（注41）。那歌手拔劍，插入那詩人的靈魂。

這同樣的話使我們想起美國的革命人士魯賓（Jerry Rubin）的文章《行出來》：

我們聯合少年的勇氣，音樂，性欲，反叛和賣國 ——
這便是難以擊跨的聯盟。（注42）

馬克思在他的詩章《人類的驕傲》裏，承認自己的目標不是為了改進或改革世界，卻只為破壞。他樂於看見世界荒廢：

我要輕蔑地把鐵手套丟給世界，
看這侏儒巨人的傾倒
他的倒塌並不會壓制我的熱忱。

然後我要像神一般，
勝利地行過這世界的廢墟，
還有，我要給我的話一股活力，
我就會感到與造物主相等。（注43）

馬克思經過激烈的內心掙扎後，才接受撒旦教。他經過一場重病後，就停止寫詩。那病是由於他心中的風暴。那時他寫及自己的掙扎，因他必須把他所憎惡的觀念當成偶像。他因此害病。（注44）

馬克思接受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可以在他朋友朱爾寫給魯格 Ruge 的信中看到：不是為了釋放勞動階級，也不是為了更好的社會體制。朱爾寫道：

如果馬克思，鮑爾 Bruno Bauer和福爾巴 Feuerbach 聯合起來，發動一種神學政治觀，神最好以天使陣把自己圍起來自憐，因為這三人肯定能把他趕出天堂。。。 (注45)

這些詩章是不是馬克思唯一表達充滿撒旦意味的文章？我們不曉得。因為保管他作品的人，到如今依然不肯公開他的大部分作品。

法國人艾伯 Albert Camus 在《反叛的人》一書寫道，馬克思和英格斯的三十本書未曾被出版。他說這些書大概不像多數人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讀到這個，我就吩咐一位秘書寫信給莫斯科的馬克思與列寧學院 Marx-Lenin Institute，詢問這位法國作家的消息是否正確。

我獲得一封回信。

學院的副主任，馬其羅博士 Professor M. Mtchedlov 說，艾伯撒謊，但他也承認艾伯的猜測。他寫道，他們沒有打算印行馬氏和英氏的全部作品。他說，在（馬氏和英氏的）一百部作品中，只有三十本面世。他給了一個可笑的解釋：第二次大戰妨礙了印刷其餘書本的機會。那封信是在1980年寫的。那時大戰已經結束了三十五年。蘇聯的國家印刷局肯定已經擁有足夠的出書資金。

這信顯示蘇聯共產黨擁有一百本手稿，但只出版三十本。若非是為了隱藏馬克思的大部分意念，沒有別的解釋。

馬克思的糟蹋一生

所有活躍的撒旦教徒，個人的生涯都是一團糟。馬克思也是。

古斯利 Arnold Kunzli 在他的書《神經病漢馬克思》（注46）寫及馬克思的一生，包括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女婿的自殺。他的三個孩子死於營養不良。他的女兒勞拉 Laura 嫁給社會主義者拉法古 Lafargue 後，生的三個孩子也都夭折。過後她與丈夫一同自殺。馬克思的另一個女兒也和丈夫企圖一起自殺。她死了；她丈夫在最後的一刻回頭。

馬克思完全不把養家當作自己的責任。雖然他可以輕易完成這個，至少可以憑著他超強的言語能力。可是他卻靠乞求英格爾過活。他與自己的女傭海倫有一個私生子。後來他把這孩子轉稱為英格斯的孩子。英格斯也接受了這鬧劇。馬克思時常醉酒。莫斯科的“馬克思-英格爾研究院”主任利亞撒羅 Riazanov 在他的書《馬克思作為一個人，一位思想家與一名革命鬥士》中，也承認這個。（注47）

馬克思的愛女是以利諾 Eleanor。他稱她為菟絲 Tussy。他時常說，“菟絲就是我。”以利諾在英格斯臨終的床邊，聽到爸爸私生子的真相，就整個人崩潰了。她因此自殺。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共產宣言》一書裏，譏笑資本主義者“任意使用他們勞工的妻女。”

馬克思的生活甚至還有一個更黑的污點，就是那大革命。

德國報章《Reichsruf》（1960年正月九日）刊登奧地利首相拉阿比 Raabe 把馬克思的親筆信，捐贈給當時蘇聯的主席克羅斯基 Nikita Khrushchev。克羅斯基並不高

興，因為這信證明馬克思曾是奧地利警方的受薪線人，窺探革命分子。

那信是無意中在一個秘密的抽屜裏發現。它顯示馬克思在流亡倫敦時，出賣自己同志們的消息。每一則消息都可獲得25美元酬勞。這些是逃亡在倫敦，巴黎與瑞士的革命人士的記錄。

他向警方提供的秘密消息，包括針對魯格 Ruge。當時魯格還自以為是馬克思的密友。這兩人的禮貌信件如今還存在。

路賀爾 Rolv Heuer 在《天才與財富》裏形容馬克思糟糕的經濟狀況：

當馬克思在柏林求學時，他每年獲得700鎊裏
(thalers) 的零用錢。（注48）

這是非常大的數目。當時只有五巴仙的人口獲得年薪300鎊裏。根據馬克思研究院，馬克思的一生，從英格斯獲得大約六百萬法蘭。

他總是渴求遺產。當他的一位叔叔患病疼痛時，馬克思寫道，“如果那條狗死了，我就得以脫離困境”（注49）。英格斯回答道：“恭賀你，那妨礙你獲得遺產的人，如今病了。我希望那結局馬上就到。”（注50）

後來“那條狗”死了。馬克思在1855年三月8日寫道：

大好消息。昨天我們聽到，我太太的九十歲叔叔死了。我太太將會獲得一百 Lst；如果那老狗沒有給那照料他家的婦人一部分，我們就會獲得更多。（注51）

對那些比他的叔叔更親的人，他也沒有更好的感情。他甚至不與自己的母親說話。在1863年十二月，他寫給英格斯說，

兩個小時以前，有電報來說，我的媽媽死了。命運註定要取去我們家庭的一個成員。我自己已經一只腳踏入墳墓。在這情形下，我比那老婦更是需要幫助。我必須到特列瑞去處理遺產。（注52）

他只這樣說及自己母親到過世。

還有，馬克思與自己的太太關係也非常惡劣。她兩次離開他，可是都回來。當她死時，他甚至不去她的喪禮。

馬克思時常缺錢。他在股票行裏失去大量的錢。身為一位經濟學家，他只會在股票行裏輸錢。

馬克思就如英格斯一樣，是高級的知識份子。但他們的通信卻是充滿污言穢語，這在他們當時的社會階級實屬少見。每一封都是骯髒話，沒有一封信可以讓人讀到一位理想主義者，談到自己的人道或社會主義之夢想。

既然撒旦教是高度機密的，我們只能得到有關馬克思與這組織的可能聯繫。他糟糕的生命或許是另一個證據。

英格斯的反悔改

由於英格斯在馬克思生命中佔有主要地位，我也稍微提及他。英格斯出生在一個神甫家庭。他少年時寫了一些美麗的基督徒詩章。在他遇到馬克思後，就寫道：

誰正在追逐一個狂野的目標？一個來自塔日珥（Trier，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人，一個令人則目的怪物。他不步行，也不奔跑，卻是狂跳憤怒，幾乎要把天空也撕碎。他伸展雙臂，抓緊邪惡的拳頭，不斷發怒，就如有成萬的魔鬼抓住了他的頭髮。（注53）

英格斯在讀過一位自由神學家包爾（Bruno Bauer）的書後，就開始懷疑自己的基督信仰。他在心中大有掙扎。那時他寫道：

我每天禱告，幾乎是一整天，為求得真理。自從我開始懷疑以來，我就這樣做，但依然不能回頭。在我寫這個時，我的眼淚也流下。（注54）

英格斯不能找到歸回神道的路。相反的，他卻加入自己曾經稱為“成萬魔鬼附身的怪物”（注55）。他經歷了一種“反悔改。”

鮑爾是誰？他破壞了英格斯對基督的信心，又促使馬克思反基督。這位自由派神學家與魔鬼有沒有關聯？

包爾就如英格斯，開始時也是一位信徒，又是一位保守派的神學家。他還寫文章捍衛聖經，反擊批評聖經的人。但後來他自己倒成了一個極端的批判聖經者，又創立了一種物質主義的基督教，強調耶穌只是一個人，不是神的兒子。包爾在1841年十二月6日寫信給他的朋友魯格 Arnold Ruge，也就是馬克思和英格斯的朋友，說：

我在大學發表演講，聽者甚眾。當我在講臺上發出褻瀆的話時，我真的不曉得自己是誰。那些褻瀆那麼惡毒，以至這些沒人該冒犯的孩童們，聽了也毛孔倒立。當我發表這些褻瀆話時，我想起我如何在家裏虔誠地為聖經和啟示錄準備講稿。無論如何，每逢我上臺，一個非常壞的魔鬼就附著我。我那麼軟弱，以至投降。。。我裏面那個褻瀆的靈，要我公開以博士的身份傳揚無神論，才會滿足。（注56）

至於那位說服英格爾成為一個共產黨的，就是過去曾經改變馬克思的摩西黑斯。黑斯在遇到英格斯之後，這樣寫道，

他和我分手後，已經是一個過度熱誠的共產黨。這就是我報復的方法。。。 （注57）

報復就是黑斯生命的最高目的？露西弗也是。

在英格斯思緒中，過去的基督徒形象未曾消失過。在1865年，他表示欣賞宗教改革的歌曲《神是我們的堅固堡壘》時，就稱它為“一首得勝的凱旋曲，就如十六世紀的馬賽曲 *Marseillaise*”（注58）。他還寫了其他傾向基督教的文章。

英格斯的悲劇是令人感動的，比馬克思更甚。這裏是一篇非常好的基督徒詩章，是英格斯在少年時寫的：

主耶穌，神的獨生子，
你自願從天上的寶座下來，
為要救我的靈魂。

你在恩慈中下來。
作為你天父的光，
願你讓我也能選擇你。
充滿慈愛，榮美，毫無憂愁，就是我們生長的喜樂，
救主，我們頌贊你。

當我臨終，吸入最後一口氣
必須經過死亡的痛苦時，
願我穩固地抓住你的手，
好在我的眼睛開始充滿黑暗，
我的心臟開始停止之時，
可以在你裏面漸漸冰冷。
我的靈魂要在天堂，
永遠讚美你的名，
因為它已經安息在你裏面。

但願那快樂時光快快到來
從你慈愛的懷抱裏，
我得以取得溫暖的新生命。
然後，神哪，我就得以永遠擁抱
那些與我親愛的人們，
永遠，永遠，永遠活著，
在你的光中，
我的新生命展開了。

你來到人間，解開死亡和疾病，
好叫快樂與幸福可以充滿世界。
你再臨地上，全地將完全改變；
你要給各人自己的一份福分。（注59）

在英格爾從包爾得到懷疑的種子後，就寫給一些朋友說，

經上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我在每一處都尋找真理，包括所有可能獲得真理之影子的地方。可是我依然不能發現神的真理，那永恆的真理。經上寫著，“你們尋求，就必尋見。你們當中有哪個人，當兒子求餅時，給他石頭？你們在天上的父更是這樣。”

當我寫這到這裏，我的眼淚也流下。我大受感動，我感到我不會喪失。我會到神那裏去。我的整個靈魂都渴望祂。這也是聖靈的見證。我憑著這個生活，也憑著這個死亡。。。神的靈證實我是神的兒子。（注60）

英格斯很曉得撒旦主義的危險。他在自己的著作《基督裏的哲學家，馳霖》（Schelling, Philosopher in Christ）裏，這樣寫：

自從可怕的法國革命後，一種全新的，邪惡的靈正在進入大部分人類中，無神的思想昂起猙獰的頭，一點也不羞愧，以至你會想，經上的預言是否正在完成。讓我們先查看經上說及末日的無神思想。主耶穌說：“許多假先知要起來，迷惑多人。由於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就漸漸冷淡了。但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多國作見證，然後末期才到。”還有在24節：“那時必有假基督，假先知起來，顯大神跡，大奇事；若是能行，就把許多選民也迷惑了。”保羅也在帖撒羅尼迦後書 2: 3 說，“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這不

法之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為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髮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英格斯不斷引用聖經，就如大多數信服聖經的神學家所作的。

他繼續說：

我們不再能對主耶穌無動於衷或是冷淡。那敵意已經公開的，明明說了出來。在一切信仰與黨派中，如今只分成兩種：基督教和反基督教。。。我們看見假先知在我們中間。他們到德國的每一個角落傳播；他們教導撒旦的教訓，在每一個市集；把魔鬼的旗幟在每個城市高舉，勾引貧窮的青少年，要把他們投下最深的地獄和死亡。

他以啟示錄的話結束他的書：

看哪，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的冠冕。阿門。（注61）

這個寫這樣詩章，發出這種警告；又流淚禱告，意識到這危險；又意識到馬克思已經被上萬魔鬼附身的人，卻會成為馬克思的最親密同工，為魔鬼而戰。“共產主義廢除永恆的真理，廢除一切宗教，並一切道德。”（注62）

自由神學完成了這可怕的改變。它與馬克思，英格斯同樣有罪，數以千萬計的無辜者已經被共產主義殺害。

馬克思恨惡眾國

馬克思的整個態度和轉變便如撒旦一般。雖然他是一個猶太人，可是他卻寫了一本反猶太人的書，《猶太人的問題》。

在1856年，他在《紐約論壇》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蘇聯人的貸款》，其中說，

我們曉得在每一個暴政背後，總會有一個猶太人；就如每一個教皇背後，總是站著一名耶穌會成員；也就如（天主教）耶穌會的軍隊扼殺了每一種自由的思想。如果不是因為猶太人要盜竊人類資產，資本主義者引發的戰爭就得以停止。難怪在1856年前，耶穌把耶路撒冷聖殿的商人趕了出去。如今的猶太人也像當時的。他們站在暴君的背後。這些大多數都是猶太人。由於猶太人成為那麼強大，以至威脅全球的生活，逼使我們必須公開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目的，好叫全球工人可以醒轉，消滅這種邪惡影響。

希特勒有沒有說過什麼，比馬克思說的更糟？

奇怪的是，馬克思也寫相反的事。在《資本論》（The Capital）的第一冊，標題“資本主義者的製造特性”下，這樣寫道：“在選民的面前，寫著他們是耶和華的產業。”

許多猶太裔的共產黨模仿馬克思憎恨猶太人。

有名的德國猶太共產黨領袖，也是國會議員的魯德非斯爾 Ruth Fisher 說：“粉碎猶太資本主義者，把他們掛在燈柱上，踐踏在你的腳下。”（注63）

為什麼只針對猶太資本家，而不針對其他種族的資本家？他沒有解答。

馬克思不但憎恨猶太人，也憎恨德國人：“叫德國人復活的方法只有一種，就是毆打。”他又說及“愚蠢的德國人民。。。可憎的德國偏狹國民思想，”又說“德國人，華人，猶太人就如小商人和叫賣的小販”（注64）。他又稱蘇聯人為“吃垃圾者”（注65）。斯拉維 Slavic 人則是“種族垃圾”（注66）。他對多國表露憎恨，從來沒有表露愛。

馬克思在他的1848年的新年回顧裏，說及“飯桶斯拉維族”，包括蘇聯人，捷克人和克羅地亞人。這些“食古不化的”種族只好“馬上消滅在世界革命的風暴中。”“將來的世界大戰不單要消滅反革命分子的階級和朝代，也要把反動分子的種族從地上消失。那便是進步。”“他們連名字也要消滅。”（注67）

馬克思和英格斯都不關心百萬人的滅亡。馬克思寫道，

我們的社會正在進行一種無聲的革命。這革命並不理會它將會摧毀的世人，就如地震不會憐憫它將會傾倒的房屋一般。凡不能迎合新的存活條件的種族和階級，都將滅亡。

比較起來，希特勒倒比馬克思仁慈得多。他只是要佔領和奴役多國，並不是要把眾國完全毀滅。

英格斯寫的，也與馬克思相似：

第二次大戰將會使反動分子從地上消滅。這也是進步。（注68）

明顯的，這將摧毀一些精緻的國花（頂尖人才）。但歷史上如果沒有暴力與無情，任何事都做不了。（注68a）

馬克思自誇為勞動階級的鬥士，卻稱勞動分子為“笨男孩，暴民，笨驢。”

英格斯很知道，他會從勞動分子獲得什麼。他寫道，“民主分子，紅軍，是了，連共產黨群眾，也不會愛我們。”

馬克思把黑人當作“白癡”，又時常在私人的信件中使用“黑鬼”一詞。

他稱他的對手拉薩利 Lasalle 為“猶太黑鬼，”又說這不單只是藐視一個人。

現在我可以完全肯定，他的頭型，頭髮，顯示他是來自摩西逃出埃及時，隨同逃難的非洲黑人（不然的話，他的母親或祖母必然是一個黑鬼的雜種）。。。這傢伙的性格，只會催促他人，正如黑鬼一般。

馬克思甚至支持北美的奴隸制度。為這個緣故，他與他的朋友波羅亨 Proudhon 吵架。波羅亨公開支持美國釋放黑人奴隸。馬克思寫信回應道：

北美少了奴隸，這兩個最先進的國家將成為父權社會。世界少了北美，就要成為沒有法制的世界——意即現代商業與文明的沒落。消除了奴隸，就是等同把美國從世界地圖上塗抹。（注69）

馬克思也寫道，“讓魔鬼幹掉英國人！”（注70）雖然如此，還是有許多英國人和美國人的跟從馬克思主義。

家中的撒旦

馬克思鍾愛的女兒艾莉諾得到父親的許可，嫁給愛德華（Edward Eveling）。愛德華的演講題目諸如“神的邪惡。”（撒旦信徒常這樣說。他們不像無神論者。他們不否認神的存在。他們曉得神存在，只是說神是邪惡的。）在他的演講中，他嘗試證明神“鼓勵多妻制，又挑撥人們偷盜。”他公開支持褻瀆的權利。（注71）

這位馬克思挑選的女婿，便是這集團的講師。下列的詩章表露這圈子對撒旦的態度：

撒旦，宴會之王哪，
我正在向你呈詞，大膽而放任。
祭師們哪，滾開！不要作聲，我們不要你們的灑水。
撒旦絕不會站在你們的一邊（作為你的靠山）。

撒旦哪，你的呼吸啟發了我的言辭，

我的胸懷否認眾神。
教皇設立的國王，並非人君，
你的呼吸便是那閃電，震動人心。

迷失正道的靈魂哪，
撒旦是仁慈的。看河洛撒！

就如旋風展開它的翅膀，
眾民哪，偉大的撒旦正在行過！
這是偉大的正義伸冤者！
人們必向你供香，向你許願！
你叫祭師們的神退位。（注72）

一位家庭女傭的透露

一位美國人，塞季斯（Sergius Riis）戰士，曾是馬克思的門徒。當他聽到馬克思過世時，感到難過，就到倫敦去拜訪馬克思老師的家。那家庭已經搬遷。他唯一能找到的訪問對象就是馬克思過去的家庭女傭海倫（Helen Demuth）。她告訴他這些奇異的事：

馬克思是一個敬神的人。當他病重時，就獨自在房間裏禱告，點著一排蠟燭，在額上綁著一條帶。（注73）

這意味保守的猶太人在早上的祈禱。但馬克思已經受洗進入基督教，他從來沒有作猶太教的崇拜，後來甚至針對神。他也寫書反對宗教，他的兒女們也都不信神。那麼這

儀式是什麼，以致他的女傭誤以為是禱告？當猶太人紮頭晨禱時，不會在面前點著一排蠟燭。這會不會是一種巫術？

我們也曉得，馬克思雖然外面是無神論者，其實在他的書房卻藏有一個希尤（Zeus）的頭胸石像。在希臘的神話中，希尤是一個殘忍的野蠻族神，曾經變為怪獸，征服歐洲——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達成的。

（奇怪的是，這希尤的裸體像，也是紐約聯合國大廈裏，主客廳中唯一的宗教象徵。）

家信

另一個可能的跡象，是在馬克思的兒子艾格爾 Edgar 寫給他父親的家信中。這信日期是 1854年三月31日。信的開始是奇異的：“我親愛的魔鬼”（注74）。誰聽過有兒子這樣稱呼自己的爸爸？但撒旦會員便是這樣稱呼自己至親的人。這孩子也是撒旦會員？

同樣的，馬克思太太在1844年八月給他的信中，也這樣稱呼他：

大祭師，靈魂的主教啊，你上一封牧者資訊，已經再次給你可憐的羊群安息與和平了。（注75）

馬克思曾在《共產宣言》裏透露，他意圖消滅一切宗教，人們便以為，消滅一切宗教，必然包括消滅撒旦信仰吧？但他的太太卻稱他為大祭司與主教。是什麼宗教的主

教？除了基督教，只有撒旦教。作為一個無神論者，他會寫什麼牧者的信？他的牧區在哪里？這些都是馬克思生命中未曾解答的問題。

傳記作家們的見證

馬克思的一些傳記作者肯定懷疑他與魔鬼崇拜的聯繫。但他們沒有屬靈的根基，就不能明白眼前的現象。但他們的見證依然深有意義。

馬克思主義者法蘭斯（Franz Mehring）在他的書《Karl Marx》寫道：

雖然馬克思的父親在他兒子二十歲生日後的幾天就死了，這父親看來擔憂有汗鬼來干擾他鍾愛的兒子。。。 （注76）

亨利（馬克思父親）從來沒有想到，他送給小馬克思的中產階級文化，卻會害了孩子，把他所害怕的魔鬼也送了給孩子。 （注77）

馬克思死在絕望中，就如一切撒旦會員。在1883年五月25日，他寫信給英格斯說，“生命是多麼缺少目的，多麼空洞，但又多麼可慕！” （注78）

與馬克思同時期的，有好幾位偉大基督徒，包括：作曲家門蒂索（Mendelssohn），慈善家巴納多（Dr Barnardo），傳道人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並威廉

布特(General William Booth)將軍。這些人都住在倫敦，與馬克思相近。可是他從來沒有提及他們。他完全不留意他們。

馬克思背後有一個秘密，鮮少馬克思主義者曉得。列寧寫道，“過了半個世紀，依然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曉得馬克思。”（注79）

列寧一生的秘密

在列寧生命的背後，也有一個秘密。

當我寫這書的初版時，我不曉得列寧與撒旦會的個人聯繫。後來我才讀到特洛斯基 Trotsky 的《少年列寧》。特洛斯基是列寧的密友與同工。他寫道，列寧在十六歲時，就把頸項上的十字架撕了下來，吐以唾沫，踏在腳下。這是撒旦會常用的儀式。

列寧擁有撒旦會的想法是毋庸置疑的。要不然，怎樣能解釋他在1913年十一月13日寫給蘇聯作者格羅基（Maxim Gorki）的信，

百萬種罪行，惡意，壓迫，並身體的疾病，都不是真正的危險，因為這些都是容易發現的。真正危險的是那種看來如薄霧的屬靈之神，無論人們怎樣粉飾它。（注80）

最終撒旦欺騙了他，就如欺騙一切跟從他的人。
列寧這樣寫及蘇聯：

這國家並不如我們臆想一般的操作。它是如何操作的？它不聽使喚。外面看來，握著駕駛盤的人（掌握國家大權的人）似乎正在控制它，但這車卻不朝向司機所要的方向行去。它倒聽從另一種指使。（注81）

這是什麼力量，能以取代勞動領袖們的計畫？他們是不是已經把自己賣給一種力量，希望能加以利用，但卻發現那力量比他們還強，以致令他們絕望？

在1921年，列寧在一封信裏寫道：

我希望有人會用一條臭繩把我們都抓去問吊。我不會失去這希望，因為我們終不能廢除骯髒的官僚制度（他是指他創立的共產制度！）。如果我們真的被吊起來，那就很好。（注82）

這便是列寧一生為共產主義爭鬥的最後希望：被吊在一根臭繩上，作為自己的報應。他沒有獲得這個報應，但幾乎他所有的同工後來都被史達林殺死了。他們在行刑之前，每個都公開承認說，他們並不是為了服務大眾，卻是為了服侍另一種力量。

這是怎樣的一種承認：“我希望有人會用臭繩把我們問吊。”

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在十三歲時，就寫了一首可以稱為預言的詩，說及他生命終必破產。他決定服務人民，但不需要神。那首詩這樣說：

白白為他人捨命
可憐你的命運如此悲慘
你的犧牲全然無益。（注83）

這與另一位鬥士使徒保羅說的，多麼不同。保羅在臨終前寫道：

那美好的戰，我已經打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完了。。。此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公義的審判之主在那日必賜給我的。（提摩太后書 4：7，8）

真的有“太遲”這一回事。以掃（以撒的長子）後悔賣了他長子的名分，雖然他後來流淚痛哭，依然不能挽回。現代蘇聯的創立者列寧在臨終的床上也說，

我大大錯了。我的噩夢是感到自己在鮮血的海洋中，這些血來自無數的受害者。回頭是太遲了。要救我蘇聯，我們需要亞希希的法蘭西。須有十個這樣的人，蘇聯才能獲救。

布卡林，史達林，毛澤東，齊奧斯庫，安迪羅波

在這裏，也許值得我們留意縱觀一些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際共產黨總秘書布卡林 Bukharin 是這個世紀主要

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他十二歲時，讀了啟示錄之後，就希望成為那個敵基督。他從經文發現，敵基督必須是那大淫婦的兒子，他就強調自己的母親承認自己曾是妓女。

他寫及史達林說，“他不是人，乃是魔鬼。”（注84）

在這布卡林發現自己落在誰的手中時，已經太遲了。他在被捕處決之前，寫了一封信，要他的太太銘記在心。他寫道：

我要過世了。我垂下頭。。。我感到在一個地獄似的機械面前，毫無希望。。。 （注85）

他曾協助建立一個龐大的“斷頭臺”——蘇維埃共和國。這宛如一副殺死百萬人的機械。但只在最後發現，他的結構是地獄定制的。他希望成為敵基督。結果卻他自身成為受害者。

史達林的妹夫和親密同工，卡伽孺威 Kaganovitch，在他的日記中寫及史達林說：

我開始明白史達林如何使自己變成神。他沒有一點人類的感情。。。就算是在他表露一些感情時，都不像是屬於他的。它們就如鐵甲上的魚鱗一樣虛假。在這魚鱗背後的，才是真正的史達林：一塊鋼鐵。為某些原因，我相信他會永遠活著。。。因為他完全不是人類。。。

羅薩（他太太）也曾說：“哥哥史達林曾要我赤著身子，只穿襪子爬上一棵樹。我感到他完全不是一個人。他過於反常了。雖然他看來好像一個普通人。這是一個謎。”我正在寫什麼？我是否是也瘋狂了？

史達林向卡伽樞威形容自己的屬靈操練。一般宗教信徒都會默想美麗，智慧，善良的事物，好叫他們更慈愛。但史達林卻進行相反的操練。

他告訴卡伽樞威說：

當我必須對一個人說再見時，我就四面觀看這人，直到他成為可憎。有時為了黨的路線，必須排除某個我心中有好感的人時，你想我會怎樣做？我就想像這人正在大便，放屁，打呃，嘔吐，於是我不再為他傷感了。他越早停止污染這大地越好。於是我就把這人從心中除去了。

史達林的其中一種娛樂就是把青色眼鏡綁在馬的眼睛上，叫它們看乾草如青草。他也把無神論的黑眼鏡加在眾人的眼睛上，叫人看不到神的草場，就是神為相信的靈魂預備的。

那日記又說：

許多時候，史達林說宗教就是我們最可怕的敵人。他為許多原因憎恨宗教，我也有同感。宗教是一個狡猾的，危險的敵人。。。史達林也以為，虔信宗教的父母，最該受的處罰就是把他們的孩子奪去，不論這些父母有沒有犯法。

我想他也秘密的接觸星相學。他的其中一種特性常常令我驚異。每逢他談及神與宗教，總是隱藏著一種驚懼。起先我以為這是我的想像，但漸漸地，我認識到這是真的。不過每逢這話題出來時，他總是很小心。我始終不能找出他的真正觀點。只有一樣事情是肯定的，就

是他對待神與宗教的方式是特別的。例如，他從來不直接說沒有神。。。

當人們在他面前，就不再屬於自己了。他們全都仰慕他，敬拜他。我並不以為他很享受通國的愛戴；他心中要的，超乎那個。聽來似乎奇怪，但他真的站在過去神專有的地位上。

人類存活的悲劇之一，便是總有仇敵，有時又必須與他們相爭。馬克思卻以這個為樂。他的口頭禪便是，“世上沒有比咬自己的仇人更美好的事了。”（注85a）

難怪他的門徒史達林說，“最大的快樂就是培養一個人的友情，直到他放心地把頭枕在你的胸前，你就可以把刀子插進他的背後；這就是無以倫比的歡愉了。”（注85b）

馬克思曾寫信給英格斯，說及與他意見相左的同志們：

我們必須使這些暴民相信我們繼續和他們相善，直到我們有能力把他們從我們的路上掃除，不論是用什麼方法。（注85c）

與史達林並肩作戰的同志們，許多都說，史達林就如被鬼附身。這話大有意義。

南斯科拉夫的共產領袖米羅瓦（Milovan Djilas）與史達林相熟，他寫道：

史達林的魔力不就在這裏嗎？他使共產行動裏的每個人都混亂和驚駭，好創造並鞏固他的政權。。。（注86）

他也說及蘇聯整個統治階級：

他們製作一種假像，就如相信一個完美的，部分階級的社會。其實他們什麼都不信，只信組織的權力。
(注87)

連史達林的女兒思維拉娜 (Svetlana Alliluyeva)，雖然完全不曉得撒旦主義的深奧事物的，也寫道，

(蘇聯內政部長) 貝利亞 Beria 似乎與我全家有一種魔鬼般的聯繫。。。貝利亞是一個可怕的，邪惡的魔鬼。。。一個可怕的惡魔抓住了我父親的靈魂。

思維拉娜又說，史達林以為善良與饒恕一切的愛，比最大的惡行更可惡。(注88)

統治將近一半人類，在全球下令恐怖行徑的，這便是這種撒旦式的祭師集團。

這裏也該為史達林說幾句公道話。

史達林是一位地主與一位女傭的私生子。他父親怕獲得臭名，就買通一個鞋匠娶了這懷孕的女子，但這事卻被人曉得了。史達林孩提時代就被人譏笑為私生子。在他少年時，生父被人謀殺。史達林受嫌疑，但人們找不到確實的證據。

後來，在他讀神學時，就加入共產圈子。在那裏他愛上一個女孩噶麗娜 Galina。由於當時的共產黨缺乏資金，黨

方就命令噶麗娜充當一個富人的情婦，好為黨方提供金錢。當史達林自己也投票贊成時，噶麗娜就割腕。

史達林自己也得到黨方的指示，進行打搶。他幹的很成功。他也沒有為自己收取任何搶來的錢。

黨方也任命他滲透捷克的警隊。他必須扮演兩個角色，出賣次要的黨方成員，以便找出警方的秘密，並保護更重要的共黨成員。

於是作為一個少年，史達林有著最糟的出生，教育和發展。因此他很容易就受撒旦的影響。他果然成了一個鐵人（史達林，Stalin，意即鐵人。）他沒有一點憐憫。（安德羅波夫，Andropov，就是上一任蘇聯總理，也給人同樣的印象。曾經與他會面的法國外交部長克勞迪 Claude 形容安氏說，他就如“一個沒有靈魂之溫暖的人，只會像電腦一般地操作。。。他毫無表情。。。絕對無動於衷。。。他的用詞與動作，都正確無誤，完全像一部電腦。”）

史達林，也如他以前的馬克思，英格斯，並鮑爾，開始時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他十五歲時，寫了第一首詩章，開始的一句便是“大哉全能者的供應。”他進入神學，因為他感到這是神的呼召（注89）。在那裏他首先成為達爾文的信徒，後來成了馬克思主義者。

當他開始寫革命文章時，他的第一個筆名便是“Demonoshvili（注90）”在喬治語意即鬼魅式；並“Besoshvili，”意即像魔鬼一般。（注91）

蘇聯陸軍司令吐哈 Tuhatchevsky，是被史達林槍殺的紅軍首長之一。他的女兒特洛斯 Troitskaia 寫道，她的父親把史達林的相片放在睡房的東邊角落，就是東正教徒通常置放他們聖像的地方。

捷克有一位共產黨被任命為國家宗教事務會議主席。這個機構目的就是窺看信徒，加以逼迫。這位共黨就為自己加上一個稱號“魯沙”Hruza，在斯勒法克 Slovak 語文，這名字意即“恐怖，”這也是魔鬼的外號之一。

阿根廷恐怖組織的一名領袖為自己加上一個別名為“撒旦式”Satanovsky。

有名的法國共產黨作家安納多利 Anatole France 曾經引領好些法國最偉大的知識份子進入共產主義。在巴黎最近展覽的魔鬼式藝術裏，其中一件展示品便是這位作家使用的特別椅子。它的扶手有角，椅腳包著山羊毛。這正是撒旦儀式使用的。（注92）

倫敦的高門墓園(Highgate Cemetery)是英國的撒旦教中心（注93）。馬克思也葬在其中。這墓園舉辦神秘的黑巫術。曾經在1970年攻擊數名少女的匪黨高門蝙蝠（注94），就是在這裏獲得啟示。共產中國的主席華國鋒也曾到此拜訪。

梅伊賀(Ulrike Meinhof)，艾色林(Eselin)和其他德國赤軍恐怖分子也都與巫術有關。（注95）

其中一種最古老的拜魔鬼之異教，就是敘利亞的葉茲迪人(Yezidi)常用的。蘇聯無神論的雜誌《Nauka I Religia》(7/1979)為它寫了詳盡的報導。這是那份無神雜誌完全不加批判的“宗教”。

至於東方的共產黨呢？毛澤東曾寫道：

自从我八歲大，我就憎恨孔子。我們的村莊有一所孔廟。我只有一個熱切的願望，就是要把它徹底消滅。
（注96）

一個八歲的孩子要把自己的宗教完全消滅，是否正常？這種思想是屬於鬼魔的。

另一個極端是十架的聖保羅（義大利僧人，1694年）。他從八歲開始，就每天晚上禱告三個小時。

暴力邪教

英格斯在《反杜林》Anti-Duhring 一書裏寫道，“對全人類的博愛是完全愚蠢的。”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們需要憎恨，多於需要愛——至少如今是這樣。”

澤古瓦臘 Che Guevara 真的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義。他的文章與英格斯的共鳴：

爭鬥的元素之一，便是憎恨。這是針對敵人的憎恨，不帶一點憐憫。這憎恨可以大大提升革命人士，超過天然的限制，使人成為一個有效的殺人機械，一架冰冷的，計數機一般的機械。

這便是魔鬼希望把人轉變成的東西。它已經改造了許多領袖。在我們這一代，我們已經看到超過我們所能接受的：希特勒，艾池曼，門格勒，史達林，毛澤東，安德羅波夫，波博。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寫道：

共產黨並不隱藏自己的動機。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標，必須使用暴力才能達到。他們必須推翻整個現有的社會制度。

還有：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縮短舊社會的死亡痛苦，並新社會誕生的產痛，就是使用恐怖行動。這是唯一簡化和集中的方法。（注96a）

歷史上曾有許多革命。每個都有其目的。就如美國革命，為的是國家獨立。法國革命為了民主。只有馬克思把革命當作革命的目的，就是“永恆不斷的革命。”他要為革命而殺人，卻並沒有任何要達成的目標；瘋狂地使用暴力便是它唯一目的。這便是撒旦主義與一般人類犯罪的不同處。

馬克思稱那些在沙皇時代被處決的恐怖分子為“不朽的殉道者”或“奇異能幹的傢伙。”（注96b）

英格斯也寫及“我們的流血報復。”他常用這個詞句。“在蘇聯內地的發展是多麼奇妙。有越來越多的人企圖謀殺。”“不必理會道德問題。。。對革命人士而言，只要達成目標，任何方法都是正確的，不論是暴力，或是外表的馴服。”（注96c）

在民主的科仁斯基 Kerensky 統治蘇聯時，已經信從馬克思主義的列寧就說，

我們需要的是野蠻的力量，力量。我詫異，是的，我驚異為什麼我們談了半年有關炸彈之後，依然未曾造成一顆。（注96d）

共產黨的根本態度可以從以下的一些簡短引述看到。

馬克思說：“我們挑戰一切流行的觀念，包括宗教的，國家的，地區的，和愛國主義的。神的觀念便是不正當之文明的關節。我們必須消除它。”

列寧：“我們必須使用任何偽裝，詭計，狡猾，非法管道，隱藏，並掩飾真相。基本的方法就是利用資本國家的利益衝突。”

《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不肖隱藏他們的觀點和目標。他們公開宣稱，他們的宗旨便是強行推翻現有的一切社會狀況，才能達成他們的目的。統治階級應該懼怕共產革命。”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成分之一，就是無神論。馬克思主義是物質主義。我們必須打壓宗教。一切物質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反對宗教。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

列寧，在1922年的致辭：“我們先取東歐，後取亞洲大陸。再後我們就能包抄與削弱美國，於是美國就如熟蘋果一樣，掉落在我們手中，不費任何氣力。”

克魯斯基：“如果有人以為我們的微笑意即我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的教導，那人便是傻瓜。（我們依然堅持馬克思，英格斯，列寧。）等侯我們放棄的，只好等到一只小蝦會吹口哨。”

撒旦的殘酷

索辛尼新在他的名著《古拉格島 Gulag Archipelago》(注97)寫道，蘇聯內政部長雅果達 Yagoda 的嗜好便是把耶穌與聖徒的雕像脫光衣服，然後射擊。他的幾位同志們也與他一同這樣做。這又是另一種共產黨高層人士的撒旦儀式。

為什麼代表勞動階級的這些人，卻要射擊勞動人士耶穌，或一個貧婦瑪利亞的雕像？

一些蘇聯五旬節基督徒可以記得，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的一件事。他們的一名傳道人趕出一個魔鬼。那鬼在離開人身時說，“我要報復。”數年之後，這位趕鬼的傳道人就因為信仰而被槍斃。那槍殺他的士官在開槍之前說，“現在我們打平手了。”

共產黨的官員是否有時被鬼附身？他們是不是撒旦的工具，報復那些要推翻它寶座的基督徒？

在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一些共產黨在員警的地窖裏殺死一些無辜。在他們幹完血腥的事後，其中一個殺手忽然懊悔，就向每具屍體逐個道歉，說：“我不是有意這樣做的。我並不認識你。對我說話吧，動吧，請原諒我。”另一位同志就殺了他。第三位同志卻悔改相信。後來他說及這事。

一份在法國出版的蘇聯文的雜誌《Russkaia Misl》，在1975年三月13日報道下列發生在蘇聯的事：

蘇聯人波羅腓力 (D. Profirevitch) 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在他教養下成為基督徒。這倆姐弟也像眾孩童一般，在共產黨學校上學。當那女兒十二歲時，她回家告訴父母說，“宗教是資本主義者的迷信。我們如今活在新時代。”她完全放棄了基督教。後來她參加共產黨，成了一名秘密員警。她的父母大受打擊。

後來那位媽媽的被捕。在共產黨統治下，一個人沒有任何東西，不論是他的孩子，妻子，或個人的自由。這一切都屬於國家。國家隨時可以取去這一切。國家是主人！

在母親被捕後，那兒子大大憂愁。一年之後他就上吊。那父親就發現這封自殺信：

爸爸，你會怪我嗎？我是共產黨少年團的成員。我已經簽下書，同意向蘇聯當局報告每一件事。一天警方傳召我，姐姐瓦利亞要求我簽下針對媽媽的控告，因為媽媽是基督徒，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我就簽下了。我促使媽媽下牢。如今他們吩咐我窺看你。結果也會這樣的（令您下牢）。請您饒恕我，爸爸，我決定死了。

這兒子自殺後，那位父親就下牢。（注98）

希樞威神父 Zynoviy Kovalyk 在1941年被波斯威分子（共產黨）逮捕，關在烏克蘭的裏維城。當德國人在同一年把波斯威黨徒趕跑後，城中的居民發現那神父手腳被釘在牆上，就如受釘的主耶穌。他們也發現六千名被集體屠殺的囚犯，都是在頸項上中槍。波斯威黨徒把屍體在地窖裏層層相疊，然後鋪上洋灰。

美國的薩斯醫生 (Dr O. Sas-Yavorsky) 在德國人佔領裏維城後，就去尋找他 (被共黨抓去) 坐牢的父親。他在牢中看到另一位神父被釘在十架上。共產黨切開他的胃，把一只未生的嬰孩從母腹中取出，放在神父的胃裏。那孕婦的屍體就躺在地上，滿地都是血。

有人認出那神父便是有名的克瓦利神父 (missionary Father Kovalyk) (注99)。

大體上，共產黨草菅人命。列寧在內戰期間這樣寫道，

若有人逃避兵役，不把他們槍斃，便是 (我們的) 羞恥。報告多一些有關於成效。(注100)

在西班牙內戰時，共產黨殺了四千名天主教神父。

有名的蘇聯東正教祭師杜克 Dudko 報導說，有六名共產黨進入尼古拉神父 Father Nicholas Tchardjov 的家，拔出他的頭髮，挖出他的眼睛，切割他的身體多處，又用燙鬥酷刑，然後用兩顆子彈完結他。這發生在聖尼古拉日的前夕。這罪行不單針對那祭師，也是為了向那位古代聖徒表示不敬。

西方報章在1983年三月十日報道說，在非洲，三千名辛巴威的迪貝利族人被共產黨獨裁者姆噶比 Mugabe 的士兵殺死。這些軍士是由北韓教官訓練的。他們吩咐土著槍殺自己的孩子；如果這些土著拒絕，他們就把土著連同孩子們一起殺光。

馬克思主義許諾人說，他們將會給人一個地上的天國。魔鬼便是一只模仿神的猴子。它應許人青草地與安靜水，就是不屬於它，也不是它所能供應的。於是它必須偽裝。

它能提供的越少，就偽裝越多。為了得到一個立足點，他就必須做出一個假前線（你有沒有詫異共產黨的前線組織？）給人一個福利的形象。

但它只給人悲慘，死亡，並毀滅 -- “生硬的，全球性的，無憐憫的毀滅。”

魔鬼充滿妒忌。它見屬靈的美就會憤怒。因為這冒犯了它。如果它不能成為美麗 -- 它因為驕傲而失去起初之美 -- 它就不要再任何人美麗。若不是聖徒在靈裏的美，魔鬼就不會顯得那麼醜。於是他要糟蹋一切美麗的事物。

這就是為什麼羅馬尼亞 Piteshti 監牢，並其他的共產監獄，不單要把基督徒酷刑，叫他們吐露地下教會的機密，也要使他們褻瀆神。

這種把基督徒變成兇手和出賣無辜的政權，只能被神的兒女們唾棄。凡向他們問安的，便在他的罪行上有份。

（約翰二書十一節）

3: 當今世界的撒旦與馬克思

我已經寫及馬克思主義是撒旦啟示的。但每一種罪行的本質，不都是出於撒旦嗎？有沒有撒旦式的罪，與非撒旦式的罪？

我多時思考這事。後來在一個晚上，我作了一個夢，頓時開悟了。

在那夢中，我看見一個妓女勾引剛從教堂出來的青少年。我問她說，“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工作？”

她回答說，“我最喜歡勾引剛做完崇拜的年輕人。希臘文的崇拜是 proskun，意即吻。崇拜者剛步出教堂，嘴上還帶著耶穌的吻。於是我就要他滾在放蕩的床上，污穢他，然後問，‘你看，你所祈禱的耶穌不能保守你五分鐘不犯罪。他不是救主。我的主人比他還強。’”

性犯罪是人類常犯的。但米菲斯（Mephistopheles）卻叫浮士德在格利珍 Gretchen 拿著祈禱書上教堂時勾引她。這就是撒旦式了。這也是撒旦的計畫，要勾引神職人員，在教堂裏行淫。

觀賞或製作色情片是人類的常犯的罪。但美國的色情片卻充滿神，基督，瑪利亞的名字。每一種穢語都有神聖的詞句，每一種醜陋的動作都有天堂的形容詞，為的是褻瀆那至聖者。這便是撒旦式。

把無辜的人釘在十架是一種很普通的罪。但把神子耶穌殺在兩個強盜之間，叫人以為是同類，便是撒旦式。

殺死政敵，戰爭，挑起革命，進行大屠殺，都是人類的罪。但蘇聯的共產黨在殺死百萬仇敵後，就開始殺自己的朋友，包括他們的最偉大的同志，他們革命的幾位發起人。這便是撒旦主義的印記。這種革命不為什麼目的，卻是為了革命而革命，為了殺人所以殺人。這便是馬克思所謂的“永恆的革命”。

在蘇聯共產黨於1917年發動革命時，他們的中委的成員與候選人有二十九名。其中只有四人自然而死。（其中一個，還在死後被貶為革命的敵人。）

其餘的，有十三位被自己的同志們處決或消失。兩個被史達林壓迫的那麼厲害，以致自殺。（注101）

成為犯法分子或吸毒，是一種可憎的人類罪行。可是撒旦的惡毒，卻超過毒品。

西西里島的嗎啡集團的其中一名代理人彤馬松 Tomasso 成了警方的線人，他透露這組織的罪行，說：

罪行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的越法行為，總有分寸。我們不會任意殺人。比方說，當我們必須殺某一人時，我們不會把他身邊的人也殺掉，就如他的妻子，孩子，或親戚。

撒旦式的罪行卻不同。希特勒殺死百萬猶太人，包括嬰孩，藉口是一些猶太人傷害了德國人。共產黨則把犯人的家庭成員都下監，酷刑。

當我坐牢時，我的太太也必須下牢，我的兒子必須停學。

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普通的人類主義。它是撒旦式的。它只在某些場合公開說及自己撒旦的本性。

只要看學生，便知道他的老師。畫家畢加索(Picasso)說，“一位藝術家必須找出一種能夠令人完全信服他謊話的方法。”（注102）

寫這種荒謬話的是誰？他又寫道，“我抵達共產主義，就如一人抵達泉源。。。我跟從共產主義，正是我一生工作與生活的合理結果。”（注103）

原來一個人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因為他的理想就是謊言。

為了明白一位主要撒旦會員的生活與思想，一個人只需讀幾行克勞利（Alister Crowley）的溫和文字。這作者因為涉及巫術而臭名昭著：

不必憐憫那些陣亡的人。我從來不認識他們。我不安慰人。我憎恨那些安慰者和那些被安慰的人。（注104）

狼單單會出賣那些貪婪與不忠的同伴，禿鷹也只出賣憂鬱和不誠實同類。但我卻如經上所記的：他連選民也迷惑了。。。

我曾暢飲聖徒的血，但卻沒有人懷疑我就是他們的敵人，因為我的羊毛衣潔白又溫暖，我的牙齒不像那些撕肉動物的牙齒，我的眼睛也柔和，他們不曉得我便是首要的撒謊之靈。。。 （注105）

巴比倫哪，你多麼美麗可慕。。。巴比倫哪，巴比倫，你是那大能的母親，乘坐戴著冠冕的獸，讓我喝你淫行的酒；讓你的吻，叫我癡迷到死。（注106）

克勞利從撒旦教會的古代作品裏，引述了極多這樣的話。那些書是一般人不能讀到的。

褻瀆式的主禱文

蘇聯報章 *Sovietskaia Molodioj* 1976年二月14日，加了一個新的證據，顯示馬克思主義與撒旦教的聯繫。它形容在沙皇時代，激進的共產黨攻擊教堂。為了戲弄神，共產黨使用一種褻瀆的譯本，誦讀主禱文：

我們的父，就是住在彼得堡（今日之列寧格勒）的，
願你的名受人咒詛，
願你的國傾倒，
願你的旨意不得成就，
是了，連在地獄也不能成就。
我們的糧食，是被你偷了，如今你必須償還。
又要還清你欠我們的債，就如我們總是還清你的。
不要繼續帶領我們進入試探，
救我們脫離邪惡——比利維 Phehve 的員警
（比利維是沙皇的首相，）
完結他可咒的政府。
由於你懦弱，靈裏貧乏，力量與權能也貧乏，
就永遠敗落吧。阿門。（注107）

共產主義征服各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社會或經濟的系統。它是要嘲笑神，讚美撒旦。

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會也出版了一份主禱文的諷刺版，暗示原版主禱文的“真意”是支持資本主義的：

我們的首都，就是在西方的，
願你的投資穩固，
願你獲得利益。
願你的股票升值，
在華爾街，也在歐洲。
我們每天的脫售股，就提供我們利益，
又增加我們的入息，
就如我們增加我們的欠債者的債務。
不要帶領我們進入破產，
救我們脫離商會，
因為還剩200年，這半個世界的權力和財富，
還暫時屬你。

瑪門上（注108）

共產黨同化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的目標，令人吃驚。真教會曉得，資本主義也是手粘鮮血的。每一種經濟系統都帶有罪的印記。基督徒反對共產主義，並不是為了支持資本主義，卻是為了神的國，就是基督徒的理想社會。上述的戲弄禱文是撒旦對神聖禱告的譏笑，就如蘇聯印行的禱文。

訕笑主禱文是各國共產黨的習俗。共產黨這樣教育埃塞俄比亞的孩童：

以蘇聯為大本營，我們偉大的黨方啊，
願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埃塞俄比亞
 並全世界。
我們今天的食物，今天就給我們，
 不要赦免帝國主義者的罪行，
 就如我們不赦免他們。
但願我們能抗拒
 放棄爭鬥的試誘，
救我們脫離
 資本主義的邪惡。阿門。

共產黨充公了的埃塞俄比亞信義會的廣播電臺，用以廣播撒旦式的聖經。他們這樣改寫歌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如果我能說一切語言，卻不憎恨地主與資本主義者；那麼我就如空響無用的跋。。。階級憎恨毫無溫情，不容許任何形式的剝削。階級憎恨就是妒忌富人的財產；於是透過革命，改變許多國家成為社會主義。。。如今長存的有信，有望，有階級憎恨；其中最偉大的，就是革命份子的憎恨。

法國共產黨在1974年舉行大罷工，他們鼓動工人們在巴黎街道上排操，喊道，“基斯卡 (Giscard d'Estaing) 倒臺，魔鬼上路！”為什麼不喊“勞動人士”上臺執政？為什麼要高抬撒旦？這與勞動階級合理地要求加薪有什麼關係？

神化共產黨領袖

在過去與現在，共產黨總是神化他們的領袖。且聽下列頌揚史達林的詩章。這刊登在蘇聯共產主要的官方報章 Pravda 上（1939年三月十日）：

太陽溫和地照耀，誰人不曉得你就是這太陽？
海浪的聲音，向史達林唱一首崇拜詩。
耀目的雪峰歌唱讚美史達林。
百萬花朵與河岸都感謝你。
鋪好的宴席桌子也都如此。
蜂房也感謝你。
一切少年英雄的父老們也感謝你，史達林；
您便是列寧的後裔，對我們，您就如列寧本身。

人們寫了上千首這樣的詩歌。這裏是另一首非常優美的頌揚史達林詩歌，叫我們想起第四世紀以後的東拜占庭基督教：

偉大的史達林，人民的領袖啊，
你給人們新生，
你潔淨了大地，
你恢復了世紀，
你叫春天開花，
你使樂譜共響。

你是我輝煌的春天

是百萬心靈反映出來的太陽。

上述是1936年八月出版於 Pravda 的一首詩。在1935年，同一份官方黨報已經刊登以下的特殊文章：

他發命令，敵人的太陽就下落。
他發言，東方就成了火團般的戰友。
如果他說煤炭要變白，
煤炭就要轉變成史達林所要的。。。
要記得，如今世界的主人，就是史達林。

一位後期的蘇聯主要作家，也寫了一篇詩章。他的風格不同，但主題乃是一樣：

我願意把他比為雪山——但雪山只能高達頂峰。
我願意把他比為深海——但深海依然有底。
我願意把他比為明媚的月亮——
 但月亮只在午夜照耀，不在白天。
我願意把他比為光輝的太陽——
 但太陽只在日間照耀，不在晚上。

人們又稱頌毛澤東為“他的思想創造世界。”眾人又都神化朝鮮總理金日成，並共產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庫 Ceausescu。

齊奧斯庫是另一個史達林。他使自己成為眾人崇拜的對象。他自比為凱撒，亞曆山大大帝，Pericles，

Cromwell, 拿破崙, 彼得大帝, 並亞伯拉罕。這些非凡的人物看來都不足。於是人們也必須稱他為“我們的次神。”

共產結束後的羅馬尼亞, 不許舉行任何國際的宗教大會。但在1979年春天, 該國卻允許巫師大會在庫特爾 Curtea-de-Argesh 舉行。

在布加勒斯特有一所博物院, 藏有人們贈送給齊奧斯庫的禮物。其中包括一位盲人的水彩畫。那位盲人是經過奇跡重獲視覺。他把這神跡歸功於“專心思想齊主席。因為齊主席不單能使瞎眼看見, 也能移動卡帕提安山。”

另一副圖顯示齊奧斯庫與被稱為“吸血蝙蝠”的瓦拉王 (King Vlad Tsepesh) 並坐。這瓦拉王因為常用這種蝙蝠驚嚇敵人而聞名。同樣的, 史達林也彰顯了可怕的沙皇伊萬 Ivan 的性格。(注109)

大小魔鬼

根據現代馬克思主義的教導, 就如前面說的, 馬克思主義的官方教訓說沒有神, 也沒有魔鬼。他們又說, 為了這個緣故, 共產黨必須逼迫基督徒, 因為基督徒迷信鬼神。

但蘇聯報章 *Kommunisma Uzvara* 在1974年四月卻報導說, 在共產的拉特維亞 (Latvia), 眾學校都成立了許多無神的團體。這些團體稱四年級到六年級的小學生為“小妖精,” 七年級以上的為“魔鬼小僕。”在一所學校, 八年級生稱為“魔鬼忠孩。”在開會時, 孩子們穿著魔鬼的衣服, 加上尾巴和頭角。(注110)

官方不許拜神，卻容許公開拜魔鬼，甚至加以鼓勵。這是共產黨在蘇聯奪權的背後目的。

在蘇聯的維特斯基 (Vitebsk)，一位共產青年組織的女子索阿提多瓦 Zoia Titova 因為行巫術被捕。當她被帶到共產青年大會面審時，大家都拒絕處罰她，然而崇拜神的成員就被開除。共產黨以為信神是錯的。他們就把許多基督徒孩子從父母奪去，送去無神的寄宿學校。

不可瞭解的，共產黨甚至要是教會領袖變成撒旦教徒。一位反猶的蘇聯東正教神父博拉圖禱 Platonov，在共產奪取蘇聯政權時，成了共產黨的支持者。他因此獲得主教的職位，又成為一名猶大，把自己的羊群賣給秘密員警。他知道這些被出賣的信徒將要大受逼迫。

一天，他在巴士車上遇到他的妹妹亞曆山德拉 Alexandra，就是曾下牢多次的修女院院長。他哥哥也該知道她的下牢。他問她說，“為什麼你不與我說話？你不認得你的哥哥嗎？”她回答道，“你問為什麼嗎？爸媽在墳墓中也要轉身不看你。你已經侍奉撒旦。”雖然他是蘇聯官方東正教的主教，他依然回答道，“或者我本身就是撒旦。”（注111）

Pravoslavnaia Rus 刊登著，

在奧德薩 Odessa 的東正教大教堂，一度是奧德薩居民的心中的最愛。但在共產黨奪權後，這教堂就成了撒旦教徒的聚會所。。。他們也在 Slobodka-Romano 和托爾斯泰 Count Tolstoi 的過去的住家舉行他們的聚會。

然後這報導就詳細說及一位來自背道教會 Living Church（一種與共產黨掛鉤的東正教派）的會友領袖塞格黑 Serghei Mihailov，如何領導撒旦的彌撒。一位服侍的人形容那撒旦彌撒就如基督徒儀式的嬉笑版。“他們拿人血作為聖餐。”這些彌撒就在大教堂的主要祭壇進行。

在奧德薩的無神博物院，過去曾展示一個撒旦雕像，稱為巴伐門 Bafomet。撒旦教徒就在夜裏聚集在這博物院的雕像前，禱告念誦。（注112）

宗教的粗話與放蕩行為

共產黨如果是因為神父和牧師反革命，所以逮捕他們，還有些合理。但為什麼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卻強逼神父把大便與尿當作聖餐頒給人吃？（羅馬尼亞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他們必須酷刑基督徒，叫基督徒吞吃這些？為什麼要這樣戲弄宗教？為什麼他們把羅馬尼亞東正教神父羅馬巴拉噶 Roman Braga 的牙齒，用鐵板逐個打掉，逼他褻瀆？我曉得這位神父。他曾與我同牢。如今他在美國。共產黨向他並其他人解釋說：“如果我們殺死你們基督徒，那麼你們就得以上天堂。可是我們不要你們成為戴冠冕的殉道者。你們必須先咒詛神，然後去地獄。”

在比特斯提 Piteshti 監獄，共產黨強逼一位非常虔誠的宗教信徒每天“受洗”。就是把他的頭塞進糞桶裏，同時強逼其餘的囚犯唱洗禮的聖歌。

一位神學生被逼穿上白袍（模仿基督），然後一個肥皂製造的陽具就用線吊在他的頸項上。眾基督徒被打到發

狂，必須跪在這基督面前。他們必須吻那肥皂，誦讀禱告文。（注113）

一些囚犯被逼脫褲子，坐在打開的聖經上。（注114）

這些褻瀆的行徑至少實行了兩年，黨方的高層領袖都曉得。這些行為，與社會主義和勞動人士的福利，有什麼關係？他們反資本主義的口號，是不是一種掩飾，好進行這些撒旦的褻瀆？

馬克思主義者名稱上是無神論者，不信天堂地獄。在上述卻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共產黨逼迫宗教，大概可以用人性的解釋；但上述這種程度的逼迫，卻超過了一切理性，只能說是出於撒旦。

在羅馬尼亞和蘇聯監牢裏，凡不肯否認自己信仰的修女就被雞奸，浸信會少女就被強行口交。（注115）

許多囚犯死在虐待中，但共產黨卻不滿足。他們使用路西弗的技術，酷刑信徒，以致好些信徒死在瘋狂褻瀆神的言行中。

馬克思只有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及酷刑。當他在世時，他的許多追隨者都被俄國沙皇當局酷刑。由於馬克思一般被形容為人道主義者，我們會以為他會驚駭這些可怕的刑法。可是他的唯一評語卻是，

單是酷刑就能產生最有頭腦的機械發明，這些機械必須許多名匠才能造成。（注116）

酷刑是很有生產力的，又能產生非凡的發明——這便是馬克思說的。難怪馬克思政府酷刑敵人，超過任何政府。

在1923年，蘇聯在當時的共產頭子特洛斯基 Trotsky 和魯納查斯基 Lunatcharski 面前，舉行對神的戲弄批判

(注117)。這種反對神和他的子民的舉動，並不只限於過去。

在利土阿尼亞的 Upyna, Dotnuva, Zanaiciu, Kalvarija, Sede 等城，共產黨破壞天主教堂。我們也曉得1980年九月22日發生在 Alsedeai 城的破壞。(注118)

喬治費多托 Georgi Fedotov 的書《莫斯科精神病院十四號》，說及他與一位精神專家威拉底米 Dr. Valdimir 的談話，有關一位被扣留在病院，名叫阿根托 Argentov 的基督徒。那醫生說，“你正在把你的朋友阿根托引向神，我們卻要把他引向魔鬼。於是我使用我作為精神專家的權利，斷絕你和朋友們與他接觸。”

在共產莫三比克，馬普彤 Maputo 市的秘密員警拷問基督徒薩魯 Salu Daka Ndebele。警官說，“我們要殺死你的神。”他舉槍針對那囚犯的頭，宣告道：“這槍便是我的神。我有生死權。如果你的神來這裏，我就連祂也一同槍斃。”(注119)

在共產安哥拉，共產黨在 Chiasso 城的一所教堂裏屠殺動物，然後把它們的頭放在教堂的祭壇和講臺上，貼上大字，“這些便是你們敬仰的神。”奧勒洛牧師 Aurelio Chicanha Saunge 和一百五十名會友被殺。(注120)

當利土瓦尼亞 Lithuania 的天主教神父尤金 Eugene Vosikevic 被殺時，人們發現他的口中塞滿麵包，就如撒旦會的儀式。(注121)

一份蘇聯共產黨報章 Vetchernaia Moskva 寫及弗洛德夫 (Freud) 的敗筆：

我們不是與信徒相爭，也不是與神職人員相爭。我們乃是與神相爭，要奪去他的信徒。(注122)

只有這個“與神相爭，要奪去他的信徒”才能合理解釋共產黨壓迫宗教的行為。

我們不稀奇看到蘇聯報章出現這些文字。

馬克思已經在他的書《德國主義》裏，稱神為“絕對的靈，”就如他的老師黑格爾說的。他寫道：“我們關注的是一種非常有趣的問題：把絕對的靈解體。”

這不是針對一種錯誤的信仰，有關一個不存在的神。馬克思相信神，他要的是把這絕對的靈解體，就如許多囚犯的身體在共產黨監獄裏發爛一樣。

在阿爾巴尼亞 Albania，斯提反神父 Stephen Kurti 因為替一位孩童施行洗禮，就被判死刑。在阿爾巴尼亞與朝鮮，洗禮必須秘密進行。

那位在列寧格勒城 Leningrad 對政治家便亞憫 Benjamin 下判的法官說，

整個東正教會就是一個反叛組織。
正當地說，整個教會都該下牢。

蘇共還沒有把全國的基督徒都逮捕下牢的唯一原因是，黨方還不夠強。但他們要毀滅的意圖確實存在。他們不受神的靈約束，卻被惡者的力量促使。他們要摧毀全球，包括他們自己。

在蘇聯，人們必須先報名登記，後才能洗禮。凡要洗禮，或要給自己的孩子洗禮的，必須呈現自己的登記給教會的代表，那代表就向官方報告。結果就是逼迫。集體農

場的工人都沒有國民的登記，於是只能秘密為他們的孩子施洗。許多更正派牧師因為替人洗禮，所以下牢。

共產黨針對洗禮，便意味洗禮對一個靈魂的價值。虔誠的佛教徒，回教徒或猶太教徒，不論是在尼泊爾，以色列，或巴基斯坦，一般都反對基督教的洗禮，因為認識這是基督徒的印記（與他們向來信奉的神衝突）。但對於一個無神論者，洗禮完全沒有意義。對他們說來，洗禮無益也無害（因為他們完全不信任任何神）。那麼為什麼這些共產黨那麼激烈針對洗禮？這是因為共產黨“要把信徒從神奪去。”他們不是無神論，卻是激烈地憎恨神。

列寧說，“我們成立（共黨）的原因，就是特地針對任何宗教的迷惑。”

更多有關馬克思主義與邪術的關係，可以從絲菴 Sheila Ostrander 和琳斯克勞迪 Lynn Schroder 的著作《鐵幕背後的靈異行為》 *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一書裏看到。這兩位東方的共產黨比西方人更深入查考撒旦的黑暗勢力。

國際靈異學協會的一名成員艾杜醫生 Dr Eduard Naumov 在莫斯科被捕。莫斯科的物理學家利格 L. Regelshon，一名希伯來基督徒，就為他辯護。利格說，艾杜醫生被捕是因為他拒絕把靈異學交給邪惡的勢力（共產官僚），用以壓迫人類的靈魂。

在捷克，保加利亞等國，共產黨花費巨量金錢秘密研究這門科學。蘇聯共產黨並不讓西方曉得，他們二十所靈異學機構的消息。

莫斯科的報章 *Komsomolskaia Pravda* 公開一篇冗長的文章，說及催眠師如何幫助人“退回到過去的生活。”他們使用以下的建議，作為途徑：

“你降下到地底，更深，更深。你與土地成了一體。。。你深藏在泥土中。四圍盡是黑暗。。是永恆的黑夜。。。

如今我們靠近遙遠的一盞光點。。。逐漸接近。我們鑽過一個小洞，到天空去，留下我們的身體深藏地下。。。我們超越時間的界限。。。我們回到你的過去。。。 ”

在這些文章裏，他們使用刻意的對話。他們曉得一些人會怕，於是聲稱這只是一些通告，參與的人不必同意其中的見解。

但如果一個編輯在他的《花花公子》雜誌裏，不斷印刷挑逗性的作品和性感照片，同時聲明自己不完全同意自己出版的東西，讀者會如何作想？

蘇聯作者們清楚地說，這“時間機器”不是科幻小說。這種“人格轉變”便是時間的旅行。

在撒旦的黑彌撒，所有的禱文都是從末後讀到前頭，神父的聖袍也是翻轉而穿的。倒是撒旦的道途。這也引用在道成肉身的教訓。印度教徒的投胎轉世之說，只是關注於自己更好的將來（後世），於是他們今世嘗試服從某些道德。撒旦教卻把人推回前世。他們完全不稀罕獲得一個更好的明天。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教會

就如撒旦用聖經試探耶穌，馬克思也引用聖經，雖然大加彎曲。

在《馬克思與英格斯的作品》，第二部，開頭便是耶穌對門徒說的話（約翰福音 6：63），就如馬克思在他的書《神聖家庭》裏引用的：“叫人活的是靈。”然後我們讀到：

批判（就是馬克思對一切存在事物的批評）那麼愛眾人，以致差派他的獨生子【馬克思】到來，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批判的一生。批判成了群眾，活在我們中間，我們也見過它的榮光，就如父獨生子的榮光。批判與神同等，並不以為是侵奪，反倒虛己，取了一個訂書者的形象，謙卑到荒唐的地步：在外國語文稱為批判式的荒唐。（注126）

凡曉得聖經的，就會看到這是經文的搞笑版（約翰福音 3：16，1：14，腓立比書 2：6-8）。這裏馬克思再次宣稱自己的文字是“荒唐”的，又稱它們是“豬的書。”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新宗教，它使用聖經。人們稱它主要的作品《論資本主義》為“勞動階級的聖經”。馬克思自以為是“共產主義的教皇。”（注127）

共產主義“以不倒塌為榮”（注128）。他們斷絕與反共的“邪教”來往（英格斯這樣形容；注129）來往。馬克思寫道，“巴庫寧該小心。不然我們就與他絕交。”（注130）

凡為馬克思主義爭鬥而死的，就被嘉獎為“殉道者。”他們給幼稚園孩童的莊嚴宗教式接納禮，共產小學生必需

發誓，共青團與成年黨員的有更高的入黨儀式。在黨員大會時，他們就使用公開自我批判，取代天主教的懺悔，或基督教的認罪。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教會。它有教會的一切特徵。只是，它的神卻沒有寫在它流行的文學中。在這書裏，我提供證據，叫人看到撒旦便是它的神。

奇怪的是，雖然馬克思主義顯然是撒旦的，自由世界的許多教會卻不以為它是一種威脅。從一些統計我們可以看到。

統計員問美國的神學博士們，“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你們教派的好成員，同時也接受馬克思主義？”

下列便是回答“是”的巴仙率：（注131）

聖公會	68 %
信義會	53 %
長老會	49 %
衛理公會	49 %
基督教會	47 %
美國浸信會	44 %
天主教	31 %

馬克思和達爾文

在撒旦為人類的計畫中，馬克思給了什麼貢獻？他的貢獻特別重要。

聖經教導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創世紀 1：26）。自古以來，人類都自知是“萬物的冠冕。”馬克思改變這

個想法。他是撒旦的特殊工具，叫人失去這自尊，不再相信自己是來自上頭，而且要歸回上面去。馬克思主義是第一個有系統的哲學，把人的意義突然降下。按照馬克思，人主要是一只肚子，需要常常填滿。人類主要的需要便是經濟需求。他勞作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為這緣故，他就與其他人聯繫。這便是基本的社會，也就是馬克思稱為“基本設施。”除了肚子的需求，一切其他需求都是次要，都是在肚子情況許可之下，方才考慮：諸如婚姻，愛情，藝術，科學，宗教，哲學。

難怪馬克思讀了達爾文 Darwin 的《人類的降級》，就大大歡喜。這書也是一本叫人忘卻自己神聖的來源，和神聖之目標的巨作。達爾文說人類來自動物界，除了求生，沒有其他目的。

神原給人類統治大自然，這二人就把人類趕下寶座。撒旦不能把神趕出寶座，就貶低人。他叫人以為自己便是動物的後裔，又是自己肚腹的奴隸。

這是一宗巧合。在十九世紀出現三個反基督教的人物，都是以查理(Charles)為姓：卡爾（德文的查理）馬克思，查理達爾文，並法國詩人查理寶迪拉日 Charles Baudelaire。後者在《亞伯與該隱》裏寫道：

該隱的族群，升到天上
把神扔到地上。

馬克思在1861年正月16日寫信給費丁納 Ferdinand Lassalle 說，“達爾文的書非常重要。它給我歷史性的階級爭鬥有了自然科學的根據。”

馬克思的女婿保羅拉法古 Paul Lafargue，在《社會主義與知識份子》裏說，

當達爾文出版他的《物種起源》時，他就奪去了神作為創造動植物之主宰的角色；就如富蘭克林 Franklin 搶去祂手中的打雷棒一樣。

可是，達爾文其實無意要傷害宗教。他寫道，“在這生命來源的觀念中，有一種偉大的氣質，其中帶有幾種能力，乃是被（創造者）吹入的。”初版沒有“創作者”一詞。但為了使他說的更清楚，達爾文在次版加上這“創作者”一詞。後來的版本都有這詞。

後來弗洛德夫 (Freud) 要完成這兩大撒旦作家的的工作，就把人降低為性欲發動的，不過偶而也會昇華到政治的動機，或是藝術的，或是宗教的。只有瑞士的心理學家，古斯達朱爾 Carl Gustav Jung，把人類帶回聖經，說宗教的動機(渴望神)才是人的基本渴求。

在馬克思的年代，撒旦教正在生命的多種領域裏發酵。法國詩人寶迪拉日寫了《邪惡之花》，聲稱自己公然站在不道德的一方。蘇聯詩人索羅古 Sologub 寫道，“我父親就是魔鬼。”另一位蘇聯詩人貝利尤索 Briusov 則說，“我稱頌榮耀上主，也同樣地榮耀魔鬼。”

當馬克思還是一個孩童時，就有尼采 Nietzsche（就是希特勒和墨索裏尼最喜愛的哲學家），並極端無政府主義者馬斯 Max Stirner，還有第一位自由同性戀的理論家奧斯卡 Oscar Wilde（這奧斯卡的理論今日大受歡迎，連一些牧職人員也接納它。）

為了叫馬克思主義得以成功，撒旦的力量已經預備了蘇聯。在革命的時期，人們以為愛，善意，並健康的感情都是低級的，落後的。少女不敢表明自己是貞潔的，丈夫不敢說自己是忠誠的。人們稱讚破壞行為，以為是好漢的行徑。人們又以為疲憊消沉，便意味一個人的心智良好。這些都是許多突然出現的庸俗新作家的熱門題材。人們發明種種惡行與彎曲事，又怕被人看為道德君子。

史達林怎麼會在讀了達爾文的書後，就成為革命份子？（注132）他在一所東正教神學院裏，讀到達爾文，曉得我們不是神造的，卻是弱肉強食的進化後果。只有最強，最殘忍的才能生存。他瞭解，道德與宗教在自然界裏毫無益處；原來人就如一尾魚，或一只猴。殘忍無情才是王道！

達爾文寫的是一本科學書，說及他的物種理論。它並不意味經濟或政治上也可以使用（弱肉強食的理論）。可是他理論的結果卻是導致屠殺百萬無辜。他就成了史上大屠殺的屬靈父親。

在十九世紀的知識混亂，是由於法國革命的影響。革命時期的屬靈狀況，很像二十世紀蘇聯流行的交鬼術。

在法國大亂時，一名革命領袖安納卡斯 Anarchasis Cloutz 自稱為“耶穌基督的個人仇敵。”他在1792年十一月17日的大會上宣稱，“人民是至高的，也是世界之神。。。只有傻瓜才相信另有別神。”那大會就發出一項命令，聲言“要消滅一切宗教。”

這一切都需要查考。我呼籲學者們研究它。

我們當中，凡認真地念主禱文“救我們脫離兇惡”的，都曉得那意思：我們呼求一位慈愛的神，救我們脫離假教訓，也脫離彎曲的藝術，就是假借美學，叫我們習於放蕩的邪惡“藝術”。那時我們就無需害怕魔鬼的圈套。

你有一項選擇：要像魔鬼一般殘忍惡毒？或是像神人耶穌，充滿聖愛與和平？

莫西黑斯 Moses Hess 的錯誤錫安主義

我們必須也提及莫西黑斯，才能完成整幅圖畫。他便是把馬克思和英格斯轉變成社會主義者的人。

以色列有一個墳墓，其上雕刻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辦人摩西黑斯。”黑斯在他的《給德國人民的紅聖訓》裏寫道：

黑色是什麼？黑便是牧職人員。。。這些神學家們就是最可惡的高階級分子。。。神職人教導君主以神的名義壓迫人民。其次，他們又教導人民容讓自己為神的名被壓迫。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們憑著神的名號，為自己取得富有的生活，同時叫眾人耐心等候天堂。

紅旗象徵永恆的革命，直到一切文明國家的勞動階級都獲得完全的勝利。那時便是紅色聯合邦。。。社會主義的革命便是我的宗教。。。當勞動人士征服一國之後，就當幫助他們在其餘世界的弟兄們。（注133）

當黑斯首次出版他的《紅聖訓》時，這便是他的信仰。在他的第二版，他加上幾章。這次也是同一種信仰（即他的宗教），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為了獲得基督徒的接納，他也使用基督徒的言辭。除了革命的宣傳，他也有幾句稱讚基督教的話。他說基督教是一個慈愛與人道的宗

教。只是他說，基督教的資訊應該說的清楚一點，世上不該有地獄，天堂也不該只在天上。社會主義將會完成基督教，把天堂建立在地上。於是撒旦就這樣成功偽裝為光明的天使。

在黑斯勾引馬克思和英格斯成為社會主義者；老早就聲明它的宗旨就是“給中古宗教一記最後的一踢”（注134）（他的朋友喬治朱爾說的更清楚：“馬克思肯定要把神從祂的天堂把趕出去”：注135）。過後，這黑斯的生命就另有發展。過去他曾經創立社會主義，如今他又創立一種完全不同的運動，就是一種特殊的錫安派。

於是這位要“把神趕出天堂”的社會主義創始人，開始成立一種魔鬼式的錫安主義，目的是毀滅神聖的錫安主義，就是愛與瞭解，與鄰國相善的錫安派。

他在1862年寫了這些令人驚訝的話：“種族爭鬥是主要的，階級爭鬥是其次。”（注136）與其叫人為共同的好處，彼此合作，他倒點燃了階級爭鬥的火焰，這火焰依然不曾熄滅。

如今這黑斯創立的錫安主義，就是種族爭鬥的錫安主義。就如我們反對撒旦式的馬克思主義，每一個負責任的猶太人或基督徒也當拒絕這種魔鬼式的錫安派。

黑斯說耶路撒冷屬於猶太人，但卻無需猶太人之王耶穌。黑斯何需耶穌？他寫道，

每個猶太人本身都有彌賽亞的形象，每一個猶太婦女都有德羅洛撒 Mater Delorosa 的形象。（注137）

那麼，為什麼他不使那位猶太人馬克思成為一個彌賽亞，一個神所膏的人，卻叫他成為一個充滿憎恨，要把神

趕出天堂的人？對黑斯而且，耶穌不過是“被外邦人神化的猶太人”（注138）。黑斯與猶太人看來都不需要祂。

黑斯並不希望自己得救。他認為一個渴求潔淨自己的人，便是一個“印度化的德國人。”在他看來，猶太人的目標必須是成立一個彌賽亞的國度，“預備人類迎接神聖精義的啟示”（注139），意即，就如他在《紅聖訓》裏承認的，透過種族和階級的爭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摩西黑斯，雖然曾經吩咐他的得意門生馬克思結束中古宗教，取而代之以社會革命，卻也寫了這些話：“我總是從希伯來的禱告中獲得力量”（注140）。一個以為宗教是人民鴉片的，怎麼可能會向任何神禱告？我們已經看到創立科學無神論的人（馬克思），會穿著猶太人的禮服，點著蠟燭禱告。原來猶太人的禱告可以被誤用於褻瀆，就如基督徒的禱告也有被彎曲的可能（被用在撒旦的儀式中。）

黑斯教導馬克思說，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不可分割。馬克思在他的《共產黨宣言》裏寫道，勞動階級沒有祖國。黑斯在他的《紅聖訓》裏，諷刺德國人對祖國的尊崇。他也可能嬉笑任何其他歐洲國民。黑斯批判爾夫 Erfurt 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這黨完全接納國家原則。但黑斯的國際主義，卻是一個有異於他人的國際主義。他唯獨要猶太人保留自己的愛國主義。他這樣寫道：

任何（猶太人）如果否定愛國主義，這人不單叛教，也是出賣了他本國人民與自己的家庭。如果猶太人不能兼得自由與祖國，那麼他們就必須犧牲自由。。。猶太人必須先愛自己的國家，以為至上。（注141）

我同意黑斯的愛國思想，如果用來吃炸母鵝的醬油也可以用來吃炸公鵝。我支持每一國的愛國精神--包括猶太人的，阿拉伯人的，德國人的，法國人的，美國人的。愛國精神是一種美德，如果它意味在伸張本國的經濟，政治，屬靈，並宗教的利益之時，也同時善待他國，顧及他國的利益。但（黑斯提倡的）革命社會主義份子的猶太愛國主義，卻不容許他國有愛國的權利。這便大可懷疑。看來這是一種魔鬼式的計畫，特意叫眾國都恨惡猶太人。如果我是一個非猶太人，當我看到猶太人接受黑斯的單方面愛國主義時，我也會反對它。幸好沒有猶太人接受這種撒旦的計畫。賀澤 Herzl 把錫安主義神聖化。在他的現代式錫安主義中，沒有任何撒旦主義的跡象存留。

黑斯建議的種族爭鬥是錯誤的，就如他鼓吹的階級爭鬥一樣錯。

在黑斯提倡這特殊的錫安主義時，他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在寫了《羅馬與耶路撒冷》之後，他繼續活躍推行社會主義行動。

黑斯並不清楚說明他的想法；於是人們難以評估。但我們曉得，他曾說，“在基督徒看來，耶穌是一個成了外邦人的猶太聖徒”（注142）。他的書中又寫道，“今日我們渴望一個更完全的救恩，就是基督教遠遠不能提供的”

（注143）。從他的《紅聖訓》，我們曉得這更完全的救恩，便是指社會主義革命。

黑斯不單是馬克思主義的本源，也是嘗試創立敵神的錫安主義者，又是自由神學的開創人。這種神學如今正流行

在世界教會理事會和天主教會中。這個幾乎不為人知的同一人，就是三種撒旦運動的發言人：共產主義，充滿憎恨與種族主義的錫安派，並自由神學。

一個人如果不愛猶太人，就不能成為基督徒。耶穌是一個猶太人，貞女瑪利亞和眾使徒都是。聖經是猶太人寫的。主曾說，“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翰福音4：22）。黑斯也高舉猶太人，但卻如有意製造激烈的反猶情緒。他說他的宗教便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所有“其他”宗教的牧師神父都是壞蛋。他唯一嘉許的宗教就是革命。他寫道，

我們宗教（猶太教）的出發點就是一種民族。從開始以來，它就預見人類的最終目的，就是彌賽亞時代的實現，滿足人類的靈性。這不是給個別的人士，卻是全人類的社會結構的改變。（注144）

那個時候 -- 就是黑斯稱為“彌賽亞時代” -- 就是社會主義世界革命成功的時刻（注145）。把無神的社會主義革命當作猶太宗教的最原始目標，是一個骯髒的笑話，也是侮辱猶太人民。

黑斯不斷提說宗教的術語，可是卻不信神。他寫道，“我們的神就是人類在愛中聯合”（注146）。為了達到這種聯合，就必須透過社會主義革命，折磨和殺死數以千萬計他所鍾愛的人類。他並不隱藏地說，他既不盼望天上的統治者，也不要地上的首長，以為兩者都是欺壓人的。他以為任何宗教都沒有好處，除了社會革命。

除非我們把人脫離屬靈（宗教）的奴役，不然，給他們自由，叫他們參與生存的好處，都是無益無效的。（注147）

他同一口氣道出，“把天上的暴君（神）和地上的暴君（一切反對共產黨的政治領袖）除去，好釋放奴隸。”

只有曉得這位摩西黑斯是怎樣的人，我們才能瞭解共產主義的撒旦影響之深度。因為他影響了馬克思和英格斯，又與這兩人，並巴庫寧，一同成立第一次國際大會。

不曉得黑斯，就無從瞭解馬克思，因為帶領馬克思進入社會主義的便是他。

讓我們且思想前面已經引述的馬克思之言語：

我教導的話語，混成魔鬼一樣的混雜團。

於是，任何人都可以想他所要想的。

馬克思這樣寫。黑斯的文章更是混亂，難以瞭解，可是為了明白馬克思與撒旦教的可能聯繫，我們必須仔細分析。

黑斯的第一部書是《人類的神聖歷史》。他宣稱這是“真理之聖靈的作品”（注148）。他說就如神子釋放人脫離自己個人的枷鎖，黑斯要救人脫離政治的枷鎖。“我奉命為光作見證，就如約翰。”（注149）

那時馬克思依然反對社會主義，也未曾認識黑斯，就寫了一本書反駁黑斯。但不知為什麼緣故，那書沒有完成。後來他就成了黑斯的門徒。（注150）

就如上面說的，黑斯的宗旨就是給中古宗教最後的一擊，並製造報復。在他的書《最後之審判》的引言裏，他說，當他聽到德國哲學家康德 Kant 已經把“老父耶和華並他的聖家庭分屍”（注151）時，就大感滿足。（黑斯利用那位大哲學家的名字，遮蓋自己的意圖。康德並沒有那樣說。康德寫的其實相反：“我必須限制知識，好讓位給信仰。”）（注152）

黑斯宣稱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已經“死亡”了（注153），這卻不阻止他在《羅馬與耶路撒冷》裏寫，有關“我們神聖的文字，” “我們祖先的神聖語言，” “我們的教派，” “神聖的誡命，” “上蒼的供應，” 並“神聖的生命。”（注154）

這並不是因為黑斯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有著不同的想法。他在自己冒充錫安主義的書中，聲明他並沒有否認過去的無神言論。這是有意的“魔鬼式的混沌。”（注155）

黑斯是一個猶太人，也是錫安主義的先鋒。就因為黑斯和馬克思等人都是猶太人，一些人就以為共產主義是猶太人的計謀。但馬克思也寫了一本反猶的書。在這一點，他只是跟從黑斯的榜樣。黑斯在把猶太人高舉到天上之後，就在他的書《有關錢幣系統》裏寫道：

在社群動物世界的自然歷史上，猶太人已經成功扮演了他們專業的角色，就是把人類發展成一種殘忍的動物。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秘密已經顯明在現代猶太基督徒身上。基督流血，就如古代猶太人崇拜鮮血，便顯示了侵略性動物的秘密。（注156）

不必擔心如果你難以瞭解這些話。它們是以“魔鬼般的混沌”寫出的。但其中對猶太人的憎恨卻是明顯的。黑斯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同時支持猶太人，也同時反猶，都是按照那啟示他的靈，隨機而寫。他稱那靈為“聖”。

希特勒可能從黑斯學到他的種族主義。黑斯教導馬克思說，社會階級的高下，是各種不平等的決定性之因素的，也寫了相反的話，說種族的**不同**，才是各種問題的主要原因。他說：“生命是種族的產物”（注157）。社會組織與概念，並宗教，都是種族創造出來的。種族的問題，才是國家與自由問題的背後原因。一切歷史都是種族和階級的爭鬥。種族爭鬥是主要的，階級爭鬥不過是次要的。（注158）

黑斯如何能成立自相矛盾的主義？

我要使用這把劍，對付一切敵擋勞動人士努力的人。（注159）

馬克思也說了相同的話：

暴力就如接生婦，把新社會從舊社會的子宮裏取出來。（注160）

馬克思的第一位老師是哲學家黑格爾 Hegel。這黑格爾不過是為黑斯 Hess 鋪路。馬克思也從黑格爾吸取到毒汁。黑格爾以為基督教遠不如過去輝煌的希臘文化。黑格爾寫道：“基督教給了那麼多理由，作為不幸者的安慰。。。以致我們該為自己不能每個星期都失去一個父親

或母親，而感到可惜。”而希臘人的說法，則是“不幸就是不幸，疼痛就是疼痛。”（注161）

在黑格爾以前，德國人已經醜化基督教。但黑格爾卻是第一個醜化耶穌本人的。

我們吃什麼，就成為什麼。馬克思吃的是撒旦的主義。於是他發出撒旦的教訓。

稱為“地獄”的組織

共產黨習於製造面門機構。共產運動本身便可能是撒旦主義的面門機構。這便解釋了為何攻擊共產主義的種種地上武器，都不成功，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或軍事的。攻擊撒旦主義的工具必須是屬靈的，不是屬血氣的；不然，當一種撒旦的面門組織，諸如納粹主義，倒臺之後，另一種就會冒起，取得更大勝利。

納粹德國的內政部長辛勒 Himmler 自以為是亨利王 King Henry the Fowler 的再世為人。他相信能用邪術力量輔助納粹軍隊。有數位納粹領袖也使用巫術。

在這書初版時，一些我懷疑的事物，如今證實是真的。共產黨自己提供證據。

那故事從尼采的行動開始。他這行動促使杜托爾斯基 Dostoyevski 寫出他的著名小說《魔鬼》。

巴庫寧稱尼采為一個“才華洋溢的少年瘋子”（注162）。尼采為蘇聯組織“公眾報復”寫了一本手冊《革命分子的教義》。這書在1870年面世。

這機構的成立目的，便是：

我們的途徑便是徹底毀滅，這是可怕的，普世性的，無情的。。。讓我們與殘忍的犯罪世界聯合，這種人才是真正的蘇聯革命人士。（注163）

尼採集團最先殺害的，就是他們的創始人之一，伊萬諾 Ivanov。原因是他膽敢批判他的領袖。沒有人可以這麼做。

尼採的計畫是把人類分成兩個不相等的部分。

十分之一的人口，必須擁有個人的自由，並無限的權力，好管制其餘的九成民眾。那些群眾必須喪失他們的個人權利，就如畜生。（注164）

他們要使用間諜。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要窺看其他人，又要加以指控。。。每個人都是奴隸，也都是同等的奴隸。（注165）

尼採在他的《教義》裏寫道：

一位革命份子必須參透每一處，在高層階級與低層階級。。。在教會。。。在文學。

他的門徒彼得維赫文 Peter Verhovensky 評論說：

我們已經強大到嚇人的地步。。。釋放囚犯的權力完全在我們手中。地區的指控官（檢察司）在法庭上也擔心自己不夠

解放（不夠共產）而戰驚。他們都在我們的掌股之中。主管，文人，非常之多，他們也都不知道自己正在我們手中。（注166）

於是，一個組織就建立在這種行動上，它的名字卻是光彩的 -- “世界革命份子聯會。” 它的會規由尼采和馬克思的親密同工巴庫寧簽名。巴庫寧乃是馬克思的親密同工（注167）。在開始時，這聯會只有幾個人。

革命份子杜格如克 Duke Peter Dolgorukov 在1862年十月31日寫道：

我在倫敦遇到克斯爾 Kelsiev（就是上述組織的成員之一），一個思想偏狹的好人，臉面柔和，只是異常極端。克斯爾充滿恩慈地對我說：“如果我們必須屠殺，為什麼不能行？如果這是有效的？”。。。這些倫敦人不斷說及“燒毀，屠殺，切成碎片。”自從巴庫寧到英國後，這些話就不曾離開他們的舌頭。。。

在1869年，尼采在日內瓦寫了一份宣告，說及那個槍殺亞歷山大二世的兇手。他勸告說：

我們必須思考卡拉卡索 Karakazov（那名兇手）所行的，以他為前導。正是，他是我們的前導。讓我們保證主片就要開始。（注168）

另一道宣言說，

不久，我們就要展開未來的大紅旗，我們就要大發雷鳴，攻擊帝國主義的皇宮。。。

我們只有一種呼喊，“斧劈！”我們就要殺死皇帝的朋黨。不要憐憫。。。如果

一位革命份子必須參透每一處，在高層階級與低層階級。。。在教會。。。在文學。

我們已經強大到嚇人的地步。。。釋放囚犯的權力完全在我們手中。地區的指控官（檢察司）在法庭上也擔心自己不夠

我們必須思考卡拉卡索 Karakazov（那名兇手）所行的，以他為前導。正是，他是我們的前導。讓我們保證主片就要開始。（注168）

在1872年，一

我將要參與革命。我並不怕泥汙，或持棍的醉漢，或是屠殺。我們並不怕流血，就算三倍於法國的革命。如果我們必須殺死十萬農民，又算得什麼？

那些混蛋膽敢進入公共場所，我們就在那裏殺人，也在住家殺，也在鄉下殺。

記得，凡不站在我們一邊的，就是敵對我們的。凡敵對我們的，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使用一切手段，破壞敵人。（注169）

在1872年，一個革命組織在“組織”名下成立。它有一個非常秘密的核心圈子，稱為“地獄。”雖然它已經操作了超過一百年，外面的世界依然不曉得它的存在。

蘇聯歷史家只在這“地獄”成立了九十三年後，才敢寫及它的活動。它便是蘇聯共黨組織的前身。

作家威冷卡爾 Vilenskaia 在《地下的革命份子》裏寫道：

那秘密組織中心，稱為“地獄”。它不單使用恐怖行動對付君主，也用來整治這組織本身的成員。（注170）

在《奇尼斯瓦斯基或尼采》（注171），我們讀到一位地獄的成員（Fediseev）毒殺自己的父親，好叫這組織獲得父親的遺產。

奇尼斯瓦斯基 Tchernishevsky，也是這組織的成員。他寫道：

我將要參與革命。我並不怕泥汗，或持棍的醉漢，或是屠殺。我們並不怕流血，就算三倍於法國的革命。如果我們必須殺死十萬農民，又算得什麼？

這裏是這撒旦組織的一些重要目標：

神秘化是最好的，幾乎也是唯一的方法。這能叫人發動革命。

只要殺死數百萬人，就足夠叫革命的巨輪順利滑行了。我們的理想，便是生硬的，絕對的，宇宙性的，無情的毀滅。

還有，

人類必須分成兩個不等的部分。十分之一得著個人的自由，並無盡的權力，控制另九成的人口。後者必須喪失他們的個人自由，如同畜生。（注172）

我們常在他們的文字中看到這話，“我們不怕。” 就如下述：

為了推翻現有的制度，我們不怕流血，就算是比法國於1790年革命更多三倍的血。。。為了達到我們的目標，就算必須殺死十萬名地主，我們也不怕。（注173）

事實上，受害者的數目遠超過這個。丘吉爾 Churchill 在他的《回憶第二次大戰》裏說，史達林承認蘇聯的集體農業導致一千萬人死亡。

要點是，在拖延了將近一百年後，共產黨終於承認他們組織最初萌芽時，就有一個稱為“地獄”的核心組織。為什麼是“地獄”？為什麼不稱為“濟貧社團”或“普世救濟組織”？為什麼強調地獄？

如今共產黨比過去謹慎。但在起初，他們的名字便顯明他們的目標便是叫人永遠落在罪中。

奧吉弗 Orginform

蘇聯秘密員警已經成立一個巨大的機構，為要毀滅全球的教會。他們的第一目標是消除或減少宗教對共產主義的敵視。還有，他們也在教會裏面尋求同伴，好叫他們能夠利用牧者，把信眾引入革命的陣營。這機構的名稱是奧吉弗。在每個國家與每個大型的宗教組織裏，都有它的秘密小組。人們可以猜想，反共的組織與在鐵幕後工作的宣道會將是它主要的攻擊對象。共產黨的仲介參透教會，準備在教義上瓦解忠信的門徒。

它最初的主任瓦西裏 Vassilii Gorelov 曾經是一位東正教神父，如今背道成為猶大。他們的總部在華沙。他們的實權領袖是特爾多 Theodor Krasky.

奧吉弗在 Feodosia 有一所學校，訓練拉丁美洲的線人。在莫斯科另有一所學校，訓練北美的仲介。拉特維亞的學校則訓練英國，荷蘭，挪威和瑞典的間諜；羅馬尼亞則訓練回教國家的奸細。

這些學校裝備黨員成為假牧者，神父，回教師，拉比。每個人都必須完全瞭解他們的角色需要曉得的神學。其中一些冒充難民，好潛臥在教會或宣道會中。

耶穌會的彤迪 Tondi，一位義大利的共產黨，在莫斯科的列寧學校中受訓之後，就得到共產黨指示，進入天主教的一種體制中。後來他成為教皇保羅四世的秘書。他的真正角色後來被人發現。如今他公開宣稱他曾是一名共產黨，也與一名黨員結婚。他如今依然為共產黨活躍在宗教事務，又宣稱自己已經獲得教皇的赦免。（注174）

撒旦的彌撒

羅文醫生 Dr Lawrence Pazder 在他的書《米斯莉的回憶》（注175）裏，告訴我們有關高度機密的撒旦彌撒。他的方法是透過分析一位曾在二十年前參加這種儀式的女子之回憶。

在那彌撒中，撒旦顯現說：

從黑暗與火紅中，
出現一個活著的死者；
我只在晚上行在地上，
我只把亮光燒掉。
我只前往每個人都駭怕的地方，
我尋找那些已經迷失的人。
所有的黑暗勢力都是我的。。。
轉變一個亮光，使它變成黑夜。

這邪教的大祭師顯然把撒旦人化。過後撒旦手中拿著一本聖經說：

沒有一雙眼睛能看到這書裏說的。
其中寫的已經死了。
沒有眼睛能看見，就算是一個朋友的眼睛。
這些書至終是我的。
你可以整天寫作，整夜寫，
但書寫不能帶來亮光。
我要把它燒掉，我要使它變為黑暗。
我要把你的文字從首頁燒到末頁。
我要燒掉每一頁，我要吃掉每一個字。
又把它唾出，無人能聽見。
火焰要升起，他們的眼睛要看到。

這些文字的書不能在我面前站立。
當他們衰老時，他們就要知道，承認。
唯一的能力來自地獄。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
都燒在火焰中，你也消失了。
他們的話是虛謊，
我的孩子們將會看到。
他們的話在火焰中死亡。
唯一留下，能繼續燃燒的
就是那把我顯示給你的光。

我將會回來，你等著瞧。
我要回來為自己贏得全世界。
每一件過去的事物都必須歸回。
我被拋了出去，但我能焚燒。。。。

回頭吧，我的孩子們，回轉過來。
摸每一塊土地。
摸每一個你所能摸著的人。
把每個人變成野獸。

然後就是會眾的念誦：

如今就是把黑變紅的時候。
如今就是把活人變成死人的時候。
黑暗的君哪。。。。
幫助我們慶祝這宴席
就是那獸來臨的宴席。

撒旦再說：

那聖者，那最高者 ——
哈，不久，我就成為他。
你看，我在所有的國家，都放置著陷阱，
等候失足的人。
金錢，數字，並憎恨的力量，
這些就是我利用的工具。
人的數目 —— 那麼多，每個都是小的，
然後，憑著那麼多錢，小的就變多了。

尼采在《薩拉圖如此說 Thus Spake Zarathustra 》第四部裏，在“醒覺”的標題下，說及另一種黑彌撒，就是他自己創作的。它的精義也像上述。（注176）

可悲的是，這些黑彌撒也參透了許多美國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少年人。（注177）

“撒旦，撒旦，撒旦。他是神；他是神；他是神。”

這些褻瀆的話藏在少年人常聽的滾搖歌曲裏。許多人還不曉得他們正在聽這個，因為這些字是倒寫的。

“當這些唱片播放時，這些反向的資訊就被聽者的潛意識收到。它們就如電腦一樣，被收藏了起來。在意識中，人們聽到的是一回事；潛意識聽到的是另一回事。

一些滾搖樂隊使用這種方法。

色貝林 Led Zeppelin 最暢銷的歌曲“直往天堂”的歌詞，正讀沒有意義；反讀就是“我歌唱因為我與撒旦一同生活。”另一首個則藏著這話，“我決定抽吸嗎啡。”潛意識的催動更是有力，於是也就比意識的更危險。

公開的黑彌撒今日少見了，但斯提反 Stefan Zweig 在他的福基 Fouche 傳記裏，說及在法國革命時，在利安城 Lyon 舉行的一個黑彌撒。

一名革命分子查理爾 Chalier 陣亡了。人們為他舉行黑彌撒。在那日，所有祭壇上的十字架都被拔除，聖袍被充公。一大群人舉著革命的花圈到市集。三位副大使在那兒等候，給“為人民犧牲的救主神”查理爾致敬。

群眾提著聖像，聖杯，並彌撒的用具。他們後面是一頭驢子，頭上戴著一頂主教的帽子；尾巴綁著一本聖經和一個懸掛著耶穌的十字架。

末了，福音被拋在火中，連同公禱書，聖像，並聖餐禮文。那頭驢子被促從聖杯裏喝水，作為它褻瀆儀式的報答。聖杯的隆起部分就取代基督的形象。

十多名前天主教神父參與。

這場儀式發出一種金屬徽章。一般在秘密舉行的黑彌撒沒有這種徽章，但它們的精意，基本上相同。

蘇聯雜誌《Iunii Kommunist》詳細形容一個撒旦的彌撒。他們把糞便和淚水從一只活雞取出，加在麵包與酒上，把它“轉變”成為路西弗的身體和血。

在這儀式中，他們把彌撒禮文從末後讀到前頭。然後撒旦就與它的崇拜者們立約。它的大意是：否認基督教教訓；奉魔鬼的名進行新洗禮，更改姓名；否認屬靈的父

母，換監護人；帶一些個人的衣物作為給撒旦的禮物；然後會友們站在魔術圈子裏發誓效忠撒旦；他們又把新成員的名字雕刻在“死亡之書”上，作為基督之生命冊的反面；他們又許諾把自己的孩子獻給魔鬼，又許諾奉獻魔鬼喜歡的贈品，作它喜悅的事；又發誓保守這巫會的秘密，以及藐視基督教。

共產黨為什麼要挖出這些古老的魔鬼學，推薦給青少年，說這些是“富有營養的精神糧食”？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能夠提供人類思想的營養品嗎？

那共產雜誌繼續說：

在這魔界中，外面看來與我們的世界完全相同，一個人必須用邪惡回應生命中的每一種成就。

然後這雜誌不知羞恥地，認同撒旦教會的口號：“撒旦不是人的仇敵。它乃是生命，愛，光。”

那文章以烏斯賈斯基 Uspenskii 的話，作為結束：

這些建議涉及我們生活最切身的角落。一旦我們觸及它們，就永遠留下痕跡。。。它們將毒化生命。（注178）

這些文章就如正在提供一種知識，但它的真正目的是挑撥讀者的好奇心，結果是大受毒害。

在撒旦教會的第三級進深儀式，信徒起誓說，“我只做我所要做的。”意即除了已經污穢了的自我，沒有其他的權威。這是公開違背神的命令：“。。（切勿）隨從你們自己的心意，你們自己的眼見，跟著它們行邪淫。”（民數記 15：39）

馬克思主義者尋求人心中最卑劣的情欲，挑撥人對富人的妒忌，並對每個人動粗，行暴。馬克思寫道，“創造歷史的是邪惡的一方。”他自己果然也這麼做。

革命並不促使愛得勝。相反的，殺人成了癖性，就如嗎啡。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在殺死千萬無辜後，停不了手，就開始彼此相殺。

每一件事都可行？

撒旦教是非常古老的，它比基督教更早。先知以賽亞可能在這話裏提及它：“我們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以賽亞書 53：6）

真正的宗教剛好相反。一些哈斯迪派（Hassidic）的拉比絕不說“我”，因為他們以為這是神專用的代名詞。

與此對比的是，但當一個男人或女人進入撒旦教第七階段時，他就起誓自己的宗旨是，“沒有任何東西是真的，每一樣事物都可行。”當馬克思為他的女兒填寫一個謎語遊戲時，他碰到一個問題“你最喜歡的原則是什麼？”他就寫：“懷疑每一件事。”（注179）

在《共產宣言》裏，馬克思寫道，他的宗旨不單是要廢除一切宗教，也要廢除一切道德。如此才能任意而行。

在1968年的美國與法國大動亂中，我驚駭看到在巴黎大學的一個佈告欄上，印著撒旦教的第七級儀式。它已經簡化為一個公式：“禁止不容許。”意即“沒有任何事物是真的，每一種東西都是許可的。”

年輕人顯然不曉得這公式的愚笨。如果禁止不容許，那麼，任何事物都是可行的了。包括實行禁止。年輕人以為這“許可”意即自由。馬克思主義者曉得更多。他們知道這公式意即：不可禁止殘忍的獨裁，就如共產中國與蘇聯。

杜斯托斯基 Dostoyevski 已經說：“如果沒有神，每一件事物都許可了。” 如果沒有神，我們的本能就自由了。這種自由最終的表現就是憎恨。凡在這種意義上自由的，就會以為慈愛是一種軟弱。

英格斯說，“博愛眾人，是愚笨到無可形容的。” 無政府思想家馬斯 Max Stirner 也是馬克思的朋友。他寫了一本《我與我的財產》。這書中說，“在法律上，我可以做一切我能夠做到的事。”

共產主義就是鬼附群眾。索辛尼新在他的《古拉島》揭露它對人類靈魂的可怕蹂躪。

神秘的馬克思

我再說，我曉得我所提供的證據可以說是機緣性的，不是系統的。但我寫的，已經足以顯示馬克思主義者說的馬克思，完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馬克思並不擔心他同人的困苦。他不愛勞動階級，倒稱他們為“愚蠢，” “笨驢，” “混蛋，” “頑固，” 甚至用下流的名稱。他甚至也不愛那些與他一同為共產主義爭鬥的同志。他稱腓立裏格 Freiligrath 為“豬”（注180），稱 Lassalle 為“猶

太黑鬼”（注181），稱 Bakunin 為“零分理論家”（注182）。

在1848年的革命中，一位常與馬克思喝夜酒的革命鬥士傑賀 Tchekhov 少尉說，馬克思的張狂自大，把他裏面的一切好處都吞吃掉了。

馬克思肯定不愛人類。他的熟友馬西尼 Giuseppe Mazzini 寫道，馬克思有“一個毀滅的靈。他的心噴發出的，不是對眾人的愛，乃是憎恨。”（注183）

馬西尼本身是一名“卡波那利”（Carbonari）成員。這組織是一個日內瓦的邪教 Freemason 的會員門賀拉 Maghella 在1815年創立的。它宣稱自己的宗旨，“終極的目標就如沃泰利 Voltaire 和法國的革命 -- 完全消滅天主教，最終也消滅基督教。”這 Carbonari 開始時是義大利的一種組織，後來發展成為歐洲組織。

雖然馬西尼批判馬克思，但他依然與馬克思為友。《猶太百科全書》說及，馬西尼和馬克思在第一次國際大會致辭和設立會章。這意味他們是同一群鳥，雖然有時會彼此相爭。

我沒有看見有任何馬克思的同伴，會反對馬西尼的說法。馬克思只是在他死後，才被人高舉為充滿慈愛的人。

馬克思喜愛的引言是瓦特 G. Werth 的話：“在這世上，沒有任何事物比咬一個人的仇敵更美好的了。”他自己的話更為直接，“我們是沒有憐憫的。我們也不求憐憫。當我們的機會來時，我們不會遲疑使用恐怖手段。”這完全不像一個慈愛的人。

馬克思並不是因為宗教妨礙了人類的快樂，所以憎恨宗教。相反的，他就是要在這世上不快樂，也在永世不得

快樂。他宣稱這是他的目的。他起誓消滅宗教。所謂的社會主義，人權，關心勞苦人士等，都是藉口。

在馬克思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他寫信給拉薩裏說，他非常高興，因為至少在自然科學領域，神已經遭受到“致命的一擊”（注184）。馬克思主要的思想是什麼？是貧困人士？如果是，達爾文的理論有什麼好處？唯一可能的結論是，馬克思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摧毀宗教。

為工人的好處只是一種假冒。在勞動人士不為社會主義理想而爭鬥的地方，馬克思主義者就利用種族的不同，或父子之間的代溝，引出鬥爭。要點是，必須摧毀宗教。

馬克思相信地獄。他的計畫便是把人送往地獄。這是他生命的動力。

好傢伙羅賓 Robin Goodfellow

馬克思與撒旦教會的聯繫，證據與日俱增。馬克思寫道，

我們勇敢的朋友，好傢伙羅賓，多麼能幹。這只老地鼠能在地下工作（進行革命）那麼快，以致中產階級，貴族，並鼓吹壓制的眾先知都大大驚訝。（注185）

讀到這段話的學者們，似乎都未曾查考這位“好傢伙羅賓 Robin Goodfellow”的身份。這位馬克思的勇敢朋友，革命的工人。

十七世紀的宣教士威廉 William Tyndale 曾用好傢伙羅賓作為魔鬼的名字(注186)。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裏，稱它為“誤導夜遊者的虛謊之靈，又嘲笑他們的受傷。”(注187)

於是，按照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的說法，共產革命的創始人便是一個魔鬼。這魔鬼也是他個人的朋友。

在阿根廷，共產恐怖分子綁架工業家，要求鉅款。他們把這些錢存在一個名叫 Graiver 的戶口中（屬於資本主義的銀行）生利。利錢就用來資助恐怖分子。他也同時說服窮人把存款歸入他的戶口。以後他就宣佈破產，窮人得不到賠償。阿根廷的前總理和主要報業主人都是他的共謀，包括一個稱為 Satanovsky（撒旦一般）的人。

這裏我們該記得，史達林開始寫作時，使用的筆名就是“魔鬼之子”和“邪魔之子。”

列寧之墓

耶穌在給聖約翰的啟示中，對別迦摩教會（土耳其城）說及一些非常神秘的事：“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處”（啟示錄2：13）。別迦摩似乎是當時撒旦教的中心。如今柏林的著名導遊手冊說，直到1944年，島嶼博物院（Island Museum）還藏有一個別迦摩的希尤 Zeus 祭壇。德國考古學家發掘了它，在希特勒撒旦式政權時代，這祭壇正在納粹的首都。

但撒旦座位的長篇故事並未完結。瑞典報章 Svenska Dagbladet (1948年正月27日) 報導說：

1) 蘇聯軍隊在征服柏林時，把別迦摩祭壇從德國運往莫斯科。這祭壇長127英尺，寬120英尺，高四十英尺。

奇怪的是，這祭壇並沒有在任何蘇聯博物院展覽。他們為了什麼把它運往莫斯科？

我們已經提及蘇聯權力高層參與撒旦的儀式。他們也把別迦摩祭壇作為自己私人使用嗎？許多問題沒有答案。這種高度考古價值的東西通常不會消失，它們是眾博物院引以為豪的東西。可是它却不在任何博物院中。

2) 在1924年建立列寧陵墓的建築師斯特居斯 Stjusev，便是把這撒旦的祭壇作為陵墓的樣本。（注188）

每天許多人排隊到這列寧陵墓拜訪，就如到撒旦祭壇。全世界的宗教領袖也都到這為撒旦建立的紀念館裏，朝拜馬克思主義者的“聖人。”

別迦摩的撒旦廟，不過是許多同類廟宇之一。耶穌為什麼單單提及它？可能不是因為它當時扮演的小角色。耶穌的話有預言性。祂是說及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是使這祭壇大得尊榮的主義。

與這個形成尖刻對比的是，列寧父親的墳墓上卻立著一個十字架，刻著“基督之光，照亮所有人；”還有許多經節。

呼籲行動

這書是用探索的方式寫成的。基督徒的學者，就如其他學者，時常為了證明一些想法，就作偏面的報導。有時他們強調一種真理，好證明自己的論點。

我並不聲稱我已經有了無可辯駁的證據，顯示馬克思是一個魔鬼信徒。但我相信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線索。它們肯定給我們看到，撒旦在馬克思生命中的影響。我希望有人可以繼續這重要的探索，馬克思主義與撒旦教的關係。

與其同時，教會能如何擊敗馬克思主義？

反共的世俗世界可以使用經濟封鎖，政治壓力，軍事威脅，和廣泛的宣傳作為武器。教會當然也應該支持任何合乎良心的行動，好對付神的敵人。但教會還有一種專屬自己的武器。

烏克蘭天主教會的政治理論家安德烈 Andrew Count Sheptytsky, 一位拜占庭成員，一度要求羅馬教廷，發命公佈驅魔禱文，針對共產黨，因為“共產政權除了出於魔鬼的普遍附身之外，沒有別的解釋。”

耶穌沒有吩咐他的門徒在遇到魔鬼時，就向他投訴；卻吩咐直接把它們趕出去（馬太福音十章8節）。我相信我們可以有效完成這道命令，雖然這書不能詳細談及這種禱告。

4: 讀者回應

這書的初版產生許多有趣的反應。多人說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又有人給我一些有價值的線索，叫我曉得在哪里可以找到新材料。

另一方面，一位荷蘭人撥出他神學雜誌的篇幅，打壓這種發現。他說，“馬克思有可能行巫術，但這不算得什麼。人皆有罪，所有的人都有惡念。不值得大驚小怪。”

果然人人都有罪，但不是每個人都是刑事犯。人人都是罪人，但一些是兇手，一些是公正的法官，正要給兇手下判。

共產主義的罪行是無人可及的。除了共產，有哪一種政權在半個世紀裏，就在西方屠殺了六千萬人？還有，在中國大陸，他們也屠殺了另六千萬（有些人對中國的估計更高的多。）

犯罪的程度有高下之分。撒旦的影響力，反應在罪行的大小上。馬克思主義的罪，就如納粹黨，超乎平常。它們直接出自撒旦。

我也收到一些來自撒旦教徒的信。他們為自己的信仰辯護。其中一位寫道：

我們只要憑著聖經，就能為撒旦教辯護。試想，數以千計按照神的形象創造的人，被硫磺火燒死，還有各種瘟疫，並水淹全球，只留下挪亞一家。這一切災難都是一位“慈愛的”神/主/耶和華賜給的。有沒有一位無憐憫的神能比這神更殘忍？

但整本聖經卻沒有提到一宗死亡是撒旦造成的！于是我們不如聽從撒旦！

這位撒旦教徒沒有詳細閱讀聖經。死亡進入世界，就是因為撒旦的引誘。撒旦勾引了夏娃。這位撒旦的門徒也太早做出結論。神還沒有完成他的創造。

每一幅圖畫，開始時都沒有什麼看頭。它常是一些醜陋的線條和一些顏色的塗鴉。達文西用了二十年才完成美麗的蒙娜麗莎。神也在時間中創造。他在時間中創造人，然後毀滅他們，好給他們一種新的形象。一顆不美也不香的種子死在土裏，就能生長成一朵朵美麗芬芳的花朵。丑惡的毛蟲死了，才能變成美麗的蝴蝶。神允許人經過痛苦和死亡的火焰。這受造物的大背道，最終將成為新天新地，有公義在其中。那時凡跟從撒旦的人，就要永遠後悔了。

耶穌忍受了鞭打和十架。但凡要認識神的人必須看穿墳墓，見到耶穌的復活與升天。相反的，計畫殺死耶穌的人們，卻毀滅了自己的子民和聖殿，又喪失自己的靈魂。

我們的批評者試圖透過理由來瞭解神。但這卻不是受造物的正當工具。人要瞭解神，不能透過頭腦，乃是憑著一顆相信的心。

一位中美洲的牙買加人(Jamaica)問，剝削他祖國的美國是否就如馬克思，也屬於撒旦。不是的。美國人是罪人，就如我們。美國有一小群撒旦教徒。但美國通國並非敬拜魔鬼。

莫斯科主要的無神雜誌《Nauka I Religia》,刊登了兩位哲學家 Belov 和 Shilkin 的長篇文章。他們說，

魏恩波的性情，連最偉大的足球員也會妒忌。他的呼喊是野蠻的。他呼籲針對社會主義。他把社會主義稱為撒旦的產物。他曾在羅馬尼亞因為散佈反政府的宗教讀物而下牢。
(注190)

這篇文章有兩件事可以注意。首先，他們因為我的書《馬克思是否是撒旦教徒》，就稱我為一個“魔鬼的牧師”。雖然這兩位作者不能找出一個證據，反駁馬克思與撒旦教的聯繫。其次是，這文章恭賀每一個反對我的基督徒領袖，甚至包括反共人士。這些反共人士可能是共產主義的敵人，但如果他們反對魏恩波，莫斯科就很高興，給與讚揚。因為魏恩波乃是共產主義的首要敵人。

另一封信，來自尼日利亞馬克思勞工聯合的二十年領袖。他從我的書看到，他正在被撒旦牽引。還有，他因著這書，就成了基督徒。

給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句話。。。

如今我要對馬克思主義者說幾句話：

你並非受到那些牽引黑斯，馬克思或英格斯的靈所引動。你真的愛人類；你尊重人類，也肯定自己正在加入為全人類好處而戰鬥的大軍。你並不願意成為一些可憎的撒旦教徒之工具。這書對你可能有益處。

撒旦的馬克思主義有一種物質主義哲學，叫跟隨的人看不到屬靈的真像。但物質並不是唯一存在的事物。靈，真理，美麗，與理想也是真實的。

邪靈的世界也真的存在，撒旦就是它們的首領。它從天上墜落，帶同大群天使。他誘騙了人類的始祖。自從它墜落後，他的欺詐就參透每一個角落，以致今天我們看到神美麗的受造世界充滿大戰，流血的革命和反革命，獨裁，剝削，各種種族主義，異教，不可知論與無神論，罪行與彎曲交往，對愛情與友情不忠，婚姻破裂，孩子的反叛。

人類喪失了神的異象。但取代神之異象的是什麼？是不是一些更好的事物？

人類必須有一些宗教。崇拜是人的本性。如果一個人有的不是一個敬神的宗教，他就會有一種撒旦的宗教，又會壓迫那些不崇拜他的“神”的人。

似乎只有些少共產主義的最高領袖，知道自己是撒旦教徒，但也有不自覺的撒旦教，正如有些人其實是基督徒，雖然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宗教便是基督的。一個人可能是一個撒旦教徒，卻不曉得有這樣的宗教存在。如果他憎恨神和基督的名稱，如果他仿佛自己只是一個物質一般地生活，如果他否認宗教與道德的原則，他其實就是一個撒旦教徒。

那些使用巫術的人也是。

每逢星期日，在西德的法蘭福，參與召魂者的靈異會之人，比上教堂的人還多。在慕尼黑和杜色爾多夫（Dusseldorf）都有撒旦教會（注191）。法，英，美，和其他諸國也有許多這樣的教會。

英國現前有三萬五千名執業的巫術師，星相家，魔術師，與交靈專家。在法國每年舉行四萬次黑彌撒。

人類可能棄絕神，但神卻未曾放棄他的受造物。他差派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世界，為拯救人類。祂道成肉身，住在地上，作為一個貧窮的猶太孩子，然後成為一個

卑微的木匠，最後成為一個正義的教師。墮落的人不能救自己，就如落水的人不能把自己拉上來。耶穌明白我們內心的掙扎，就取代我們一切罪，包括馬克思與他門徒的罪，為我們受刑罰。他在十架上為我們代罪。

如今我們得到他的承諾，凡信他的，就罪得赦免，又得以與他永遠住在樂園。

就是一個可憎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能得救。值得注意的是，兩位蘇聯的諾貝爾獎得主，皆是前共產黨員，波利斯 Boris Pasternak 和亞曆山大 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形容了馬克思主義的極端罪行後，都承認他們信仰基督。史達林的女兒斯維拉娜 Svetlana Alliluyeva 也成了基督徒。

讓我們記得，馬克思的理想是帶同全人類，降到地獄深處。讓我們不要跟從他，倒要跟從基督，上升到光明，智慧與愛的高峰，到那無可形容的榮耀天堂裏。

大鴻溝

耶穌和馬克思，絕對不能比較。耶穌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

馬克思是一個人，可能也是一個拜惡者的信徒。耶穌是神，自降為人，為要救人。

馬克思建議地上樂園。蘇聯人試圖創立，結果是一團烈火。

耶穌的王國不屬這世界。它是一個愛，公義，與真理的國度。他呼籲每個人，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撒旦教徒：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給你們安息
(馬太福音11：28)

凡信他的，就在他的天上樂園享永生。

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妥協的可能。就如神與魔鬼不能和好。耶穌來是要敗壞那惡者的作為(約翰一書 3：8)。跟從耶穌的基督徒，也努力揭露馬克思的真相，同時也嘗試挽救個別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些人自稱為馬克思派基督徒。他們若不是被欺哄了，就是欺哄人的。一個人可不能成為馬克思派的基督徒，就如他不能成為一個拜魔鬼的基督徒一般。

歷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的撒旦教，未曾更改它的宗旨。

馬克思派的哲學家 Ernst Bloch 在他的書《基督教中的無神論》裏，說，

人類的第一對夫婦被蛇引誘後，就打開了救恩之門。於是人開始成為神；這是反叛之道。祭師制度和財產的擁有人壓制了這真理。原罪是，人類不願意成為神一般。人類必須征服那(原罪的)力量。革命的神學理論就是，人類應當征服神的權力。世界必須改變，成為人的形象。不該有任何天堂。相信個人的神(譯者注：接受神子耶穌為救主)就是墮落在罪中。我們必須挽救這種墮落。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鴻溝，只有一道橋樑能相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放棄他們的魔鬼啟導之老師，懊悔自己的罪，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幫助他們度過這道橋樑。

馬克思主義者關心社會與政治問題，但這些問題只能在馬克思主義以外獲得解決。對馬克思而言，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幌子。他的目的是永遠毀滅人類。而基督卻盼望我們永遠得救。

在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爭鬥中，信徒“不是與屬血氣的相爭，乃是與執政的，掌權的，統治這幽暗世界的，並天空屬靈的惡魔相爭。”（以弗所書 6：12）

我們每個人不單必須從好壞之間，二者擇一；也必須從神與撒旦之間選一。馬克思信神，卻憎恨神。他在老年時依然選擇崇拜撒旦。

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同情馬克思主義的人，不該跟從馬克思的屬靈錯誤。讓我們拒絕勞工形象的馬克思（黑暗的使者），也拒絕英格斯（英格斯擁有一間工廠，按馬克思主義，便是剝削者。）讓我們選取世界的光，人類的賜恩者耶穌。祂是一個勞工，一個木匠。

世界的勞動人士啊，赦免我！

馬克思的撒旦主義氾濫全球是可怕的。它侵入教會的高層，更是不可想像。但事實就是如此。

只說一個例子。前教皇約翰保羅一世稱讚一位義大利大學博士優瑟披 Giuseppe Carducci，以為這名博士是少年人的好老師。（注192）這位得到教皇稱許的人是誰？他便是寫“撒旦聖詩”的人。這詩的開始是：“我熱切的詩詞是獻給您的，撒旦。宴席之王哪，我看見您的出現。”它的

末了是：“檀香與起誓當在聖潔中上升給您，撒旦。您已經擊敗眾祭師之神耶和華。”（注193）

（我猜想這位教皇並不曉得他讚揚的是誰。但一名主教向教皇推介一名不認識的人，肯定不對。）

在1949年，蘇聯的一位將軍對一名天主教祭師威仁菲 Werenfried van Straaten 說，“我們是撒旦的精英部隊，但你呢，你是不是神的特選軍？”

我們在這本書裏已經看到，魔鬼的崇拜者們樂意行多遠的路。但願他們獻身邪惡的精神，激發我們作神的精兵！

在1982年，波蘭動亂時，人們看到牆上有譏笑的大字報。其中一則寫道，“馬克思說，世上的勞動人士們啊，請原諒我！”而不是通常使用的“世界的勞動人士們，起來團結一致！”

當我讀到這樣的話，就感到剽戰。

聽說英格斯在死前悔改。至於馬克思，卻沒有這樣的記錄。在1983年，許多人祝賀他過世一百周年。但願他能在地獄裏，同樣慶祝？

寫這書時，我多夜不能成眠。我想及馬克思在地獄裏，看到自己引起的眼淚和鮮血，彙集成河時，如何承受。

耶穌說到一個富人在永火裏，只有一個熱切的要求：就是他的兄弟們不要也落到那痛苦的地方。

馬克思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渴望--希望他的跟隨者們不要跟從他的腳蹤，走那滅亡的路？

波蘭人寫著馬克思說，“原諒我”；是不是真的？馬克思有沒有在火中呼喊道：“打發人到我的家去，我還有許多同志們，好叫他可以向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到這痛苦的地方來”（路加福音 16：27，28）？

蘇聯共產黨公然否定史達林，肯定叫人大跌眼鏡。（這史達林當時已經是蘇聯共產黨的第一人，通國的偶像。）人們只能猜想，為什麼他們會容許這種倒行，把史達林的屍身也把從國家的陵墓裏搬出去。同樣的，中國共產黨也同樣否認毛澤東，又監禁他的太太。這對共產黨的宣傳同樣不利。

可能在這些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領袖心中，已經感受到他們過去偶像的熱切願望，就是懊悔自己的教訓和行動？

至於我，我愛每個人，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撒旦教徒。如果馬克思，英格斯和摩西黑斯今天還存活，我最大的渴望就是帶他們歸向耶穌基督。只有耶穌能解答人的病痛，救贖他們的罪孽。

讀者們，這也是我對你們的願望。你已經與我一同走過這書的可怕章節。如今我懇求你，及時謹慎思考你效忠的對象。放棄撒旦和他的邪惡同工。歷史證明這撒旦從來不曾對自己人忠實。快選擇生命，愛，盼望與天堂。

馬克思主義者與世界的勞動人士們哪，聯手到耶穌基督那兒去吧！

後語

馬克思的“基督教”理論

艾尼斯托 Ernesto Cardenal 是一位自稱為共產黨的天主教主神父。他活躍於尼加拉瓜的共產政府中。他也是一位極力鼓吹自由神學的人，試圖混合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這種神學。

這裏是他的書《零時分》的引述：

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世界，便是地上的天國。對我來說，他們倆是同一回事。。。因為福音，我才會革命；不是因為馬克思，乃是因為基督。福音叫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受召成為一個詩人和先知。。。

卡斯特羅告訴我說，成為一個優秀的革命分子，必須有的質素，也是一個好神父的質素。。。讓我們不要忘記，初期的基督徒是最好的基督徒，他們乃是革命與反政府的基督徒。。。

馬克思主義便是基督教的成果；沒有基督教，就不能有馬克思主義。少了舊約的眾先知，就難以想像馬克思。改變生產的制度，我們就能創造福音所說的新人。。。

墨西哥耶穌會士米蘭達 Jose Miranda 在他的書《馬克思與聖經》裏說，十誡也是馬克思主義，包括第一誡，愛神。他認為愛耶和華超過一切，意即愛正義。。。如果教會強調任何其他的事物，便是非常醜陋的事了。

我相信共產黨也屬於教會。我相信真教會包括許多不自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甚至包括無神論者。這些人有好些比坐在羅馬教廷的人，更屬於教會。

自從君士但丁開始，教會就與國權同寢。如果基督徒與馬克思主義者，願意交換閱讀對方的書，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就不會相爭。。。依我看來，勞工祭師和革命份子，教會的中堅分子，乃是獲得聖靈直接啟示的人。

對我來說，聖經說的神，便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神。。。使徒約翰說，“從來沒有人看過神。”無神的馬克思主義者說的，正與聖約翰說的相似：“沒有人見過神。”

另一位作者這樣引述艾尼斯托：

我首先是一位革命份子。為了把祖國變成社會主義，我必須戰鬥。目前我國正在經過勞動人士的獨裁時期。在這段期間，面對祖國敵人，當然不能手軟，就算是殺人也無悔。（注194）

一個這樣思想的人，固然可以稱頌古巴的政權為自由的樣本。

自由神學不是個別的現象。

它是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合併的結果。它也是各種政治，藝術，經濟等，妥協的後果。

兩位猶太人創作一首樂曲 The Mass 《彌撒》，作為華盛頓約翰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的開幕典禮。在這樂曲中，當 Kyrie Eleison , Gloria, 並 Credo 歌唱團演唱時，一隊歌手與舞蹈員就發出他們的懷疑：

神把我們造成地主；

神給我們十架。
我們把它變為劍
用以傳達神的道。
我們用他的聖旨
行我們喜歡的任何事。好擘。

給我們一種不必時常破壞的和平。
給我們一些東西，不然我們就要自己動手拿。
我們對你的屬天沉默感到厭倦，
我們只好暴力行動了。

那些在座的“基督徒”百萬富翁們就歡呼。他們的太太們穿著性感的衣服，珠光寶氣，加入喝彩。如今這樂曲成了眾樂手的常用曲。

我可以瞭解像艾尼斯托神父一樣的人。在他看來，共產黨是為窮人爭鬥的英雄。於是他就對共產黨深表同情。扶貧，總能觸動基督徒的心。

聖經稱約伯為一個義人。他對他充滿懷疑的朋友們表露自己生活的細節：

。。。我解救哭喊的窮人，並孤兒，並無人援助的。。。我是窮人的父；我找出不曉得的道。打斷惡人的下顎，把他（這惡人）所要吞吃的從他的牙齒之間取出。（約伯記 29：12, 16, 17）

任何革命份子也會說同樣的話。
約伯又說：

我不是與落在艱難中的人一同哭泣嗎？我的心不是為窮人難過嗎？（30：25）。如果我的僕人或使女起來與我辯論，我若藐視他們的案情，當神起來時，我怎樣行呢？（31：13，14）

一個真信徒總是這樣反應。

艾尼斯托強調，“教會總是與（暴力的）政權同寢。”这话完全不正確。例如，釋放黑奴的美國南北戰爭，正是因為一位基督徒女士哈莉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書《多馬叔叔的小屋》。她簡單地說，“這是主寫的。”

在一次聖餐禮拜，她看到一個異象，見到一個老黑奴被一個粗暴的白人打死了。這黑奴就成了她小說中的多馬叔叔。這書就如一根炸藥，把奴役制度炸翻。

上個世紀最偉大的浸信會傳道人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也是一個反對奴隸制度的鬥士。他寫道，“如果奴隸制度沒有錯，那麼任何事物都沒有錯了。”基督徒與資本主義者偉伯福 Wilberforce 在美國內戰好久之前，已經在大英帝國廢除奴隸制度。也是基督徒的林肯，在美國發佈釋放黑奴的宣言。

自由神學卻無視這些事實。它敵神的理論依然能在第三世界得以廣傳。它的神學理論家能自稱為基督徒，只是因為這時刻的教會思想混亂。

按照1949年七月28日的天主教聖廷宗旨，下列的天主教徒必須被斷絕來往：

凡屬於共產黨的；

任何為共產黨宣傳的；
任何投共產黨一票，或成為他們候選人的；
任何為共產黨報章寫作的，或閱讀，或為它分發的；
任何作為共產黨組織成員的；
任何承認無神共產主義的物質主義和反基督教教訓的；
任何為共產黨抵抗，又散佈它的。
這處罰也包括針對與共產主義聯手的團體。

許多支持共產革命派的神學家只是掛名的天主教徒，但他們對天主教信眾卻有影響力。在東正教，共產主義也利用宗教產生的屬靈能力，作為自己的利益。

自由神學聲稱能創造地上的樂園。共產主義就是這樂園，資本主義便是它的仇敵。教會不必再等候耶穌從天上乘雲而下。共產主義得勝，便是耶穌的再來。

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羅馬尼亞，捷克，並另一些共產國家，恨神的共產當局會發薪給牧職人員。

這裏也必須說明，在天主教與東正教中，也有主教懼怕被地上事物蒙蔽。他們寧願尋求更深的屬靈生命。

至於更正派，在1966年二月26日，美國家庭委員會在聆聽了“非美國人活動”之後，主席理查亞仁 Richard Arens 聲稱：

至今，在教會聯會的領袖中，我們看到超過100人有共產黨的關聯記錄，或服侍共產黨的記錄。其餘的關聯超過千人。

世界教會理事會已經多年支助非洲的共產黨遊擊隊。

天主教徒古斯塔哦 Gustavo Gutierrez 在《解放神學》裏寫道：“教會必須把自己置身於革命行動中。”信義會的神學家多魯緹 Dorothee Solle 寫道：“我們正在基督教歷史的新一章。它不能沒有馬克思。”

這是全球教會的不爭事實。

完全的共產主義：地上的神國？

艾尼斯托說，“共產主義與天國，在我來說，是同一回事。”

《共產主義》一詞，其實意義含糊。它大概指一種經濟制度，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工作，又按照他所需要的得到供應。地上不必分裂為個別的國家，也沒有社會階級，因為所有的人都共用生產的工具。

如果人們真的可以達到這目的，那麼神在哪里？為什麼共產黨要把它稱為“地上的神國”？因為在這樣的社會，必然包括憎恨神的人。

經上說，當主耶穌得國時，“地的四極都要歸向主；眾國眾民都要在你面前下拜”（詩篇 22：27）。

神的國不是一個沒有國家的社會。至高者的聖徒將要在其中掌權。

這不是一個政黨帶來的國度，卻是人子耶穌要進入他的國（馬太福音16：28）。

在那個國度，當然沒有今日社會的諸般惡事，就如戰爭，饑荒，瘟疫，污染，不公，剝削，種族主義等。神的國是一個正義，和平，仁愛，喜樂，各人又擁有自己的住

宅和花園（約翰福音 14：2）的國度。艾尼斯托神父自稱是先知，他應當曉得他的聖經同道彌迦 Micah 曾說“在末後的日子。。。各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4：1，4）。先知以賽亞也說：“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吃”（65：22）。於是，聖經肯定了個人的擁有權。

事實上，完全的共產主義是怎樣的？我們人類所體驗的“完全，”是多年實行後的最終成果 -- 諸如運動，音樂，打字，或任何技巧。一位小提琴家多方練習，才能完美地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曲。一位棒球手也要長時間的密集練習，才能有高水準的表現。每天只在室中練習吹笛的人，不會自動成為戶外的足球英雄。

完全的共產主義，就是形容為經濟良好，自由，和平，又公正的，也必須在它所希望服侍的社會裏多方練習，才能達到良好与公正。

共產黨在七十年來，不斷監禁，折磨，恐嚇億萬人。這種“練習”，如何能達到一個公正，溫和，友愛的社會？

“基督教共產主義”是烏托邦的噩夢。“革命神學”是荒唐的，自相矛盾的。

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撒旦別名）有什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歌林多後書 6：14，15）

耶穌說，“你們不能侍奉神，又侍奉瑪門。”
今天你就選擇所要服侍的對象。

魏恩波牧師的中心。協助受逼迫的基督徒：

Help for Refugees

PO Box 5161, Torrance, Ca.90510, USA

<http://helpforrefugees.com>

Michael Wurmbrand, Director

簡寫

* 馬克思，英格斯合著的《歷史性批判全書。工作，文章，信件 Complete Historical Critical Edition. Works, Writings, Letters》；（1927年在德國出版，大衛加薩諾出版社），簡化為 MEGA.

* 馬克思，英格斯合著的《作品 Works》（1974年在柏林出版，Dietz-Verlag 出版社）；簡化為 MEW。羅馬數字代表冊數，阿拉伯數字代表頁數。

* 馬克思，英格斯合著的《綜合作品 Collected Works》（1974年在紐約出版，國際出版社），簡化為 CW.

注釋

1. 馬克思和英格斯合著的《批判黑格爾法律哲學》，引言 I，i(1)，MEGA，第607, 608頁。
2. 保羅牧師 Paul Oestreicher 的《偉大的聖瑪利亞講章》（1968年倫敦 Fontana出版社），第278-280頁。
3. 馬克思的著作《信徒與基督的聯合》（作品/MEW）附記，I，第600頁。
4. 馬克思的著作《一個少年人擇業的考慮》，同上，第594頁。參看羅拔和巴尼的著作《馬克思》（1968年在紐約出版。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第34頁。

5. 馬克思著作，《資本論》（1906年在紐約出版，現代圖書館出版社），第91頁。
6. 馬克思著作《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的歷史文庫》，MEGA I，i（2），第182，183頁。
7. 馬克思著作《一個絕望者的呼籲》，同上，第30頁。
8. 同上，第30，31頁。
9. 引言西德報章 *Deutsche Tagespost*（1982年十二月31日）
- 9a. 巴庫寧著作《勞動》（1924年在柏林出版），第306頁。
10. 馬克思文章《扮演者》*Deutsche Tagespost*，第57，58頁。
11. 馬克思劇本《利內馬以》首場，第一幕，同上，第60頁。
12. 同上，首場，第二幕，第63頁。
13. 同上，首場，第三幕，第68頁。
14. 馬克思著作，路易士波拿巴，MEW，VIII，第119頁。
- 14a. MEW，I，第344頁；I，第380頁，XXVII，第190頁；VI，第234頁。
- 14b. 貝利池《作品》的引言，（1979年在法蘭福特出版）第651頁。
15. 馬克思劇本《利內馬以》的隨機引用。
16. 同上。
- 16a. MEW，XXX，第359頁。
- 16b. 保羅哥馬著作《Piteshti》。
17. 馬克思書信，致父親，1837年十一月10日，MEW，XXX，第218頁。
18. 同上，亨尼馬克思的信，致馬克思，1838年二月10日。第229頁。

19. 同上，亨尼馬克思的信，致馬克思，1837年三月2日，第203頁。
20. 同上，馬克思著作，《黑格爾》，第41，42頁。
21. 西德報章《Deutsche Tagespost》，1982年12月31日。
22. MEW, XXX, 馬克思著作《蒼白的少女》第55-57頁。
23. 慕仁 Mullern-Schonhausen 著作《解答希特勒之謎》。
24. MEW III, 馬克思著作《自然哲學, 民主派與享樂派的差別》第10頁。
25. 珍妮Jenny von Westphalen著作《姆爾人與將軍，馬克思並英格斯的共同點》。
26. 引述，巴尼爾 Payne, 第317頁。
27. 同上。
28. 馬克思著作《萊茵新聞，》“共產主義與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報”，MEGA, I, i(1), 第263頁。
29. 摩西黑斯的書信，寫給致貝特賀 Berthold Auerbach, (1841年九月2日) MEGA, I, i(2), 第261頁。
30. 同上，喬治朱爾的信，寫給魯格 Arnold Ruge, 第261, 262頁。
31. 馬克思著作《批判黑格爾法律哲學》，序文，MEGA, I, i(1), 第614頁。
- 31a. MEW, I, 第372頁。
- 31b. 同上，第386頁。
32. 漢斯 Hans Enzensberger 著作《與馬克思，英格斯的談話》(1973年在法蘭克福出版)，第17頁。

33. 健姆士 James Hastings 著作《宗教與道德百科全書》，第十一冊（1921年在紐約出版，Charles Scribner 出版社），第756頁。
34. 巴庫寧 Mikhail Bakunin 著作《神與國家》（1970年在紐約出版；Dover出版社），第112頁。
35. 羅馬古爾 Roman Gul 著作，（1936年在巴黎出版），第81頁。
36. 概略引述 Enzensberger, 第407頁。
37. 比利與約瑟合著《苦難哲學》（1964年在巴黎出版）。第199, 200頁。
38. 同上，第200, 201頁。
39. 保羅佳魯 Paul Garus 著作《魔鬼的歷史》（紐約的Bell 出版社），第435頁。
- 39a. 海尼著作《作品》第一冊，I, 第116頁。
40. 查理 Charles Boyer 著作《共產主義的哲學》（1952年在紐約出版；Fordham 大學出版社。）第134頁。
41. 馬克思著作，《Spielmann》，第57, 58頁。
42. 則裏魯賓 Jerry Rubin 著作《行之》（1970年在紐約出版；Simon & ster出版社），第249頁。
43. 馬克思著作《人類的驕傲》，MEGA, I, i(2), 第50頁。
44. 馬克思寫給父親的信。1837年十一月10日。第219頁。
45. 喬治朱爾寫給魯格的信。同上，1841年十月18日。第261, 262頁。
46. 古斯利著作《精神病漢馬克思》（1966年在瑞士蘇黎世出版；歐羅巴出版社）

47. 大衛拉薩諾著作《馬克思作為一個人，一個思想家，並一個革命份子》（1927年在紐約出版；國際出版社）。
48. 羅文 Rolv Heuer 著作《天才與財富》（1971年在維也納出版；Bertelsmann Sachbuchverlag 出版社），第167，168頁。
49. 馬克思的書信，在1852年二月27日寫給英格斯。MEW，二十八章，第30頁。
50. 同上，英格斯給馬克思的信。1852年3月2日。第33頁。
51. 同上，馬克思給英格斯的信，1855年3月8日。第438頁。
52. 馬克思給英格斯的信。1863年12月2日，MEW, 第30冊，第376頁。
53. 弗蘭茲著作《馬克思的生平》（1964年在柏林出版；出版商為Dietz-Verlag出版社。）第99，100頁。
54. 同上，第97頁。
55. 同上，第100頁。
56. 鮑爾給魯格的信，1841年12月6日，MEGA, I, 1 (2), 第263頁。
57. 梅斯基著作《馬克思的一生，一個散佈憎恨的人》1933年在柏林出版；Za Pravdu出版社，俄文），第48頁。
58. 英格斯著作《自然界的對話，序文》MEW，第二十章，第312頁。
59. 英格斯詩章，大約寫於1837年。MEGA, I, ii, 第465頁。
60. 同上，英格斯寫給格拉博兄弟們的信，1839年七月，第531頁。
61. 英格斯著作《安排與啟示》MEGA, 第247-249頁。

62. 馬克思與英格斯合著，《首擇的工作》（1958年在倫敦出版，Lawrence and Wishart 出版社），第52頁。
63. 歐西 Ossip Flechtheim著作《在魏瑪共和國的德國共產黨》（1948年在歐分巴赫出版）。
64. 同上，Kunzli, 第187頁。
65. 伯塔然 Bertram Wolfe著作《一種教訓的百年生命——馬克思主義》（1965年於紐約出版，Dial 出版社）第32頁。
66. 馬克思與英格斯合著《蘇聯鉗制歐洲》（1952年在蘇格蘭的科倫出版，自由出版社）第62頁。
67. 引述Wolfe的《馬克思主義》。
68. 英格斯著作，MEW, VI, 第176頁。
- 68a. Deutschland 雜誌，1985年二月份。
69. 馬克思著作《種族主義者（紐約的Arlington 出版社）。
70. 馬克思著作，MEW, 第三十五冊，第122頁。
71. 楚西基 Chushichi Tsuzuki 的著作《馬克思生平》（1967年在英國牛津，Clarendon 出版社），第85頁。
72. 費利德力 Frederick Tatford著作《黑暗王子》（1967年在依思波尼出版）
73. 馬丁 Sergius Martin Riis 著作《假冒大師馬克思》（1962年紐約出版，Robert Speller出版社），第11頁。
74. 易佳 Edgar Marx 寫給馬克思的信，1854年三月31日。MEW, II, 第18頁。
75. 珍妮 Jenny Marx 寫給馬克思的信，1844年八月11日。MEW, I, 第652頁。

76. 法蘭斯 Franz Mehring 著作《馬克思的生平故事》（1935年在紐約出版，Covici 出版社）
77. 間接引述法蘭斯，第32頁。
78. 馬克思寫給英格斯的信，於1882年五月20日。MEW，第三十五章，第65頁。
79. 瓦特 Walter Kaufmann 著作《黑格爾》（1965年在花園城出版，Doubleday 出版社），第288頁。
80. 伊利 V. Illitch Lenin 著作《作品大全》（1964年莫斯科出版，政治文學出版社，俄文），第四十八冊，226，227頁。
81. 同上，第四十五冊，第86頁。
82. 同上，第五十四冊，第86，87頁。
83. 蘇聯 Budilnik 雜誌，1883年，第48期。從紐約出版的新回顧引述：1980年第140期，第276頁。
84. 喬治 George Katkov 著作《巴庫寧的審訊》（1969年在倫敦出版，B. T. Batsford 出版社），第一章，第29頁。
85. 羅伊 Roy Medvedev 著作《讓歷史審判》（1971年，紐約出版，Alfred Knopf出版社）第183頁。
- 85a. 拉達 F. J. Raddatz 著作《馬克思》（1925年在柏林出版）第25頁。
- 85b. 波利斯 Boris Souvarine 著作《史達林》
- 85c. MEW， XXVII， 第292頁。
86. 米咯瓦 Milovan Djilas 著作《奇異的時期》第25頁。
87. 同上。
88. 斯文拉納 Svetlana Alliluyeva，《給一位朋友的二十封信》（1967年倫敦出版，Hutchinson出版社），第64頁。

89. 巴羅基 Paloczy Horvath 著作《史達林》（德國出版，Bertelmannsverlag 出版社）
90. 阿都拉曼 Abdurakhman Avtorkhanov 著作《勞動階級的罪犯》（法蘭克福出版，俄文）第324，325頁。
91. 阿都拉曼著作《The Provenience of Partocracy》（1973年法蘭克福出版，Possev Verlag 出版社，俄文。）第198-201頁。
92. 巴黎報章 Express, 1979年十月6日。
93. 義大利報章 Tempo, 1979年十一月1日。
94. P. Underwood 著作《吸血蝙蝠的床邊同伴》（Frewin 出版社）。
95. H. Knaust 著作《邪惡之約》。
96. 門法理 Manfred Zach 著作《毛澤東》（1969年在Esslingen 出版，Bechtle Verlag 出版社），第13頁。
- 96a. MEW, V, 第457頁。
- 96b. 同上, XXXI, 第191頁; XXV, 第179頁。
- 96c. 同上, VI, 第283頁; VI, 第286頁; VI, 第279頁。
- 96d. 列寧著作《綜合作品》第32冊，第281頁。
97. 索辛尼新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著作《古拉格島》（1973年在紐約出版，Harper & Row 出版社），第一，第二部，第173頁。
98. 《蘇聯人的思想》，（1975年在巴黎出版，俄文）。
99. 納伊威牧師醫生著作《Spomyyny Polovoho Dykhovnyka, 》（1982年十月7日美國出版，第LXXI冊，第176卷，第4頁，第18頁。
100. V. Ilyich Lenin 著作《軍事通信》（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第148頁。

101. 特洛斯基著作《史達林》，在Novii Journal的引述，第158冊，第85頁。
102. 比利Pierre Daix著作《畢加索的為人與作品（巴黎Somogy出版社）第8頁。
103. 同上，第188-190頁。
104. 亞曆斯特著作《多奧之書》（1904年在Berkeley出版，Koshmar inchs出版社），第97頁。
105. 同上，第134，135頁。
106. 同上，第137頁。
107. 《蘇聯少年報》（1976年二月14日，俄文。）“願你的國被破壞”，第4頁。
108. 萊茵-尼卡報，黑德堡，1968年二月5日。（“異端部長回答青年牧師”）
109. 巴黎比賽，1982年十二月10日。
110. 《共產主義之勝利》期刊，1974年四月號，在Riga出版，利瓦尼亞文。
111. 阿納圖裏著作《邪惡的年代》（1977年在Lucerne出版，Rex-Verlag出版社），第144，145頁。
112. 《蘇聯東正教》期刊（1977年第20期，三藩市出版，俄文），第9-12頁。
113. 巴醋著作《Piteshti》（1963年在馬德里出版，羅馬尼亞文），第71，187頁。
114. Cuvantul Romanesc, 1980年九月在法國出版。

115. 賀門Hermann Hartfeld著作《Irina》（1981年在紐約 Chappaqua 出版，基督徒預兆出版社）。
116. 《過剩價值的理論》第375頁。
117. Reghelson著作《蘇聯教會的悲劇》。
118. 《地道墳塋》（1980年九月份）。
119. Salu Ndebele著作《基督的遊擊隊》（新澤西，Fleming H. RevelI出版社）第9，10頁。
120. 《果效》1981年二月在瑞士出版。
121. 《利土瓦尼天主教紀實》，1981年第44期。
122. 杜克神父著作《有關於我們的希望》（1975年在巴黎出版，基督青年聯會出版社，俄文），第51頁。
123. 雨果 Igor Shafarevitch 著作《蘇聯的宗教註冊》（1974年在巴黎出版，Seuil出版社，法文），第67-71頁。
124. 絲菴和琳合著《鐵幕背後的靈異學發現》（1970年在新澤西出版，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25. 《新蘇聯語文》，（1975年七月30日在紐約出版，俄文，）“蘇聯的近心理學”，第2頁。
126. MEW, II, 第9頁。
127. 巴庫寧著作《作品》第III冊，第206頁。
128. 古斯利著作《心理學家馬克思》（1966年在維也納出版），第403頁。
129. MEW, XXVII, 第107頁。
130. MEW, XXVII, 第351頁。
131. 基督徒新聞 Christian News, 1985年三月4日。

132. 蒙哥馬利 Montgomery Hyde 著作《史達林》（倫敦，Rupert Hart-Davis 出版社）第28，29頁。
133. Karl Markus Michel 著作《沃尼，克裏斯，黑斯的政治論》（1944年，法蘭克福，Insel Verlag 出版社），黑斯著作《給德國人的紅教義》第71-73頁。
134. 黑斯寫給 Berthold Auerbach 的信，MEGA, I, i (2)，第261頁。
135. 朱爾寫給魯格的信，1841年十月十八日。
136. 黑斯著作《羅馬與耶路撒冷》（1958年，紐約，哲學圖書館出版），第10頁。
137. 同上，第5頁。
138. 黑斯著作《精選作品》，《羅馬與耶路撒冷》（1962年在Cologne 出版，Melzer-Verlag 出版社），第299頁。
139. 同上，第18頁。
140. 同上，第27頁。
141. 黑斯著作《精選作品》第236，237頁。
142. 同上，第308頁。
143. 同上，第243頁。
144. 同上，第324頁，
145. 《共產黨要旨的問答》同上，第190頁。
146. 《獨一的完全自由》同上，第149頁。
147. 《行動哲學》同上，第138頁。
148. 艾姆士Edmund Silberner 著作《摩西黑斯》（1966年，Leiden, Brill出版社）第31頁。

149. 同上，第32頁。
150. 同上，第121頁。
151. 同上，第421頁。
152. 旁引，杜克，第53頁。
153. 旁引，艾姆士，第421頁。
154. 同上。
155. 同上，第418頁。
156. 摩西黑斯著作《社會主義的哲學文獻。有關錢幣系統》（1961年柏林出版，Akademie-Verlag出版社），第345頁。
157. 黑斯著作《羅馬與耶路撒冷》同上，第44頁。
158. 同上，第10頁。
159. 黑斯寫給拉薩裏的信，1863年十二月9日，《通信》（1959年在海牙出版，Mouton & Co 出版社），第459頁。
160. 馬克思著作《論資本》，MEX，XXIII，第779頁。
161. 黑格爾著作《作品。有關流行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片段》（1971年，法蘭克福，Suhrkamp Verlag 出版社），第一冊，第35，36頁。
162. 斯提葛洛著作《M. A. 巴庫寧生平與工作》，第三冊，第435頁。
163. 杜托爾斯基著作《作品大全》，第12冊，第194頁。他引述《革命分子的教義。》
164. 杜斯托斯基著作《魔鬼》第十冊，第312頁。
165. 同上，第322頁。

166. 同上，第324頁。
167. 沃咯丁著作《切尼斯基或尼采》（Tchernishevsky or Netchaiev）（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Koriakin and Pleeman 出版社），第247頁。
168. 布特斯著作《蘇聯百年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實記》（1897年，倫敦）第94頁。
169. 旁引，沃咯丁，第223頁。
170. 威廉斯卡著作《蘇聯地下革命鬥士》（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第398頁。
171. 沃咯丁，旁引。
172. Russkaia Misl, 1983年十一月17日。
173. 旁引，沃咯丁，第155頁。
174. 威利馬仁著作《概觀古拉格島》（1976年在日內瓦出版，Famot 出版社，法文），第三冊，第233頁。
175. 羅仁醫生 Dr Lawrence Pazder 著作《記憶裏的米西莉》（1982年，紐約，Condon & Littes 出版社）
176. 《尼采精選》（1954年在紐約出版，Viking 出版社），第600頁。
177. 《世界週刊》，1983年二月2日。
178. Iuni Kommunist 月刊，1984年十二月號。
179. 拉薩諾著作《馬克思，作為一個人，一位思想家，一個革命份子》（1928年，維也納，Verlag fur Literatur and Politik 出版社），第149，150頁。
180. 旁引，古斯利，第352頁。

181. 摩西格裏森著作《馬克思的猶太面目》（1961年，紐約，Herzl 出版社，單張第20種）第40頁。
182. 旁引，古斯利，第361頁。
183. 同上，第323，373頁。
184. 馬克思寫給拉薩裏的信，1861年正月16日。MEW，XXX，第578頁。
185. 旁引，拜尼Payne，第306頁。
186. 威廉挺大利《作品》（1849年，Parker So 出版社），由牛津英文字典引述（1933年牛津出版，Clarendon Press 出版社），第VIII冊，第735頁。
187. 莎士比亞著作《作品大全》（1973年，Glenview; Scott, Foresman 出版社），第189頁。
188. 瑞典日報，1948年正月17日，愛麗絲Alexei Stjusev著作《難忘的一夜》，瑞典文。
189. 旁引，索辛尼新，第三，四冊，第10頁。
190. 《科學於宗教》雜誌，莫斯科，1976年十二月期，俄文，XII，第73-76頁。
191. Idea 報，1983年六月3日。
192. Osservatore Romano 報，1978年九月17日。
193. 引述自 Gerhard Zacharias，《撒旦教與黑彌撒》。
194. 1980年四月至六月，ING, Aide a Eglise en Detress.